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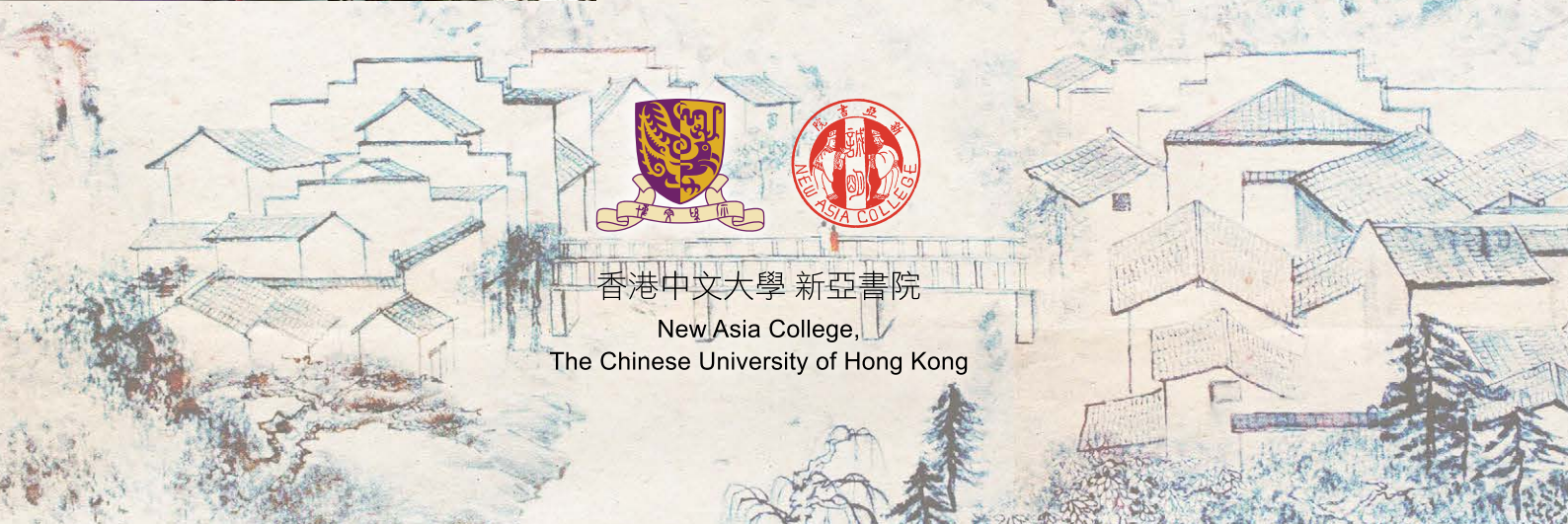


第七屆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簡介

本年度的青年學人計劃舉辦得並不容易。先有去年的社會事件，繼而是年初爆發的新型肺炎，令不少活動需要取消或改為網上舉行。幸得捐款人黃靄兒校董和林子超先生體察，以及各位義務導師的通力合作，本年度計劃的大部分活動依然能夠完成。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自二〇一三至一四年度成立後，至今已歷經七屆，活動規模和類型都有過變化，唯箇中精神未變，仍以鼓勵同學了解書院的使命及精神，培育全人發展為目標。由於全體新亞學生都能申請此項計劃，且學系不限，故計劃經常能吸引不同學系背景，但都希望了解書院的優秀同學。

除了與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相關的工作坊，計劃同學也能藉着內地或台灣考察團、其他類型的培訓、擔任書院活動司儀以至出席校友會活動，獲得更多提升技能和增長見識的機會，同時成為書院對外對內的溝通橋樑。

本計劃自成立起，蒙黃靄兒校董和林子超先生慨捐襄贊，林先生更連年出任義務導師，主持讀書會並帶領考察團，於同學之知識和修養多有指導，復為多項活動擘劃奔走，讓學人有機會在不同地方作深入參觀，開拓眼界。本院謹此向林先生伉儷衷心致謝。



參加者名單

姓名

學系

- | | |
|--------------------|----------|
| 1. 陳華姿 (華姿) | 藝術 |
| 2. 陳懿晴 (Christy) |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 3. 鄭安琪 (細 Emily) | 歷史 |
| 4. 張可人 (可人) | 數學精研 |
| 5. 張紫敏 (Kuby) | 藝術 |
| 6. 蔡浚希 (阿希) |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 7. 羅彥 (Mia) |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 8. 梁慧賢 (大 Emily) | 內外全科醫學 |
| 9. 麥麗盈 (Christine) | 政治與行政學 |
| 10. 葉津銘 (Ivan) | 物理 |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A. 連綺敏 (Winnie)

英文 (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



第七屆青年學人計劃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09/05/2019

計劃介紹會暨互相認識午餐會

13/05/2019

參觀慈山寺

領隊：林子超先生
地點：大埔慈山寺

29/08/2019 - 01/09/2019

河南省歷史文化考察團

領隊：林子超先生、黃浩潮校董
地點：安陽、洛陽、鄭州

04/10/2019

讀書會一：朱棣文、葉企孫、楊小凱

主持：林子超先生

14/10/2019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交職晚宴

地點：雲起軒



30/11/2019

參觀齋色園黃大仙祠

領隊：黃浩潮校董、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齋色園黃大仙祠



28/12/2019

墳場導賞

領隊：丁新豹教授、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11/01/2020 & 18/01/2020

演講及司儀技巧工作坊（兩場）

主持：吳明林先生

17/01/2020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主持：黃浩潮校董



20/05/2020

zoom

中國哲學分享會

主持：吳啟超博士

24/06/2020 & 26/06/2020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主持：何文匯教授



06/07/2020

zoom

讀書會二：王國維、王小波、陳寅恪

主持：林子超先生



13/07/2020

zoom

讀書會三：蘇東坡的詩詞與一生

主持：林子超先生



01/08/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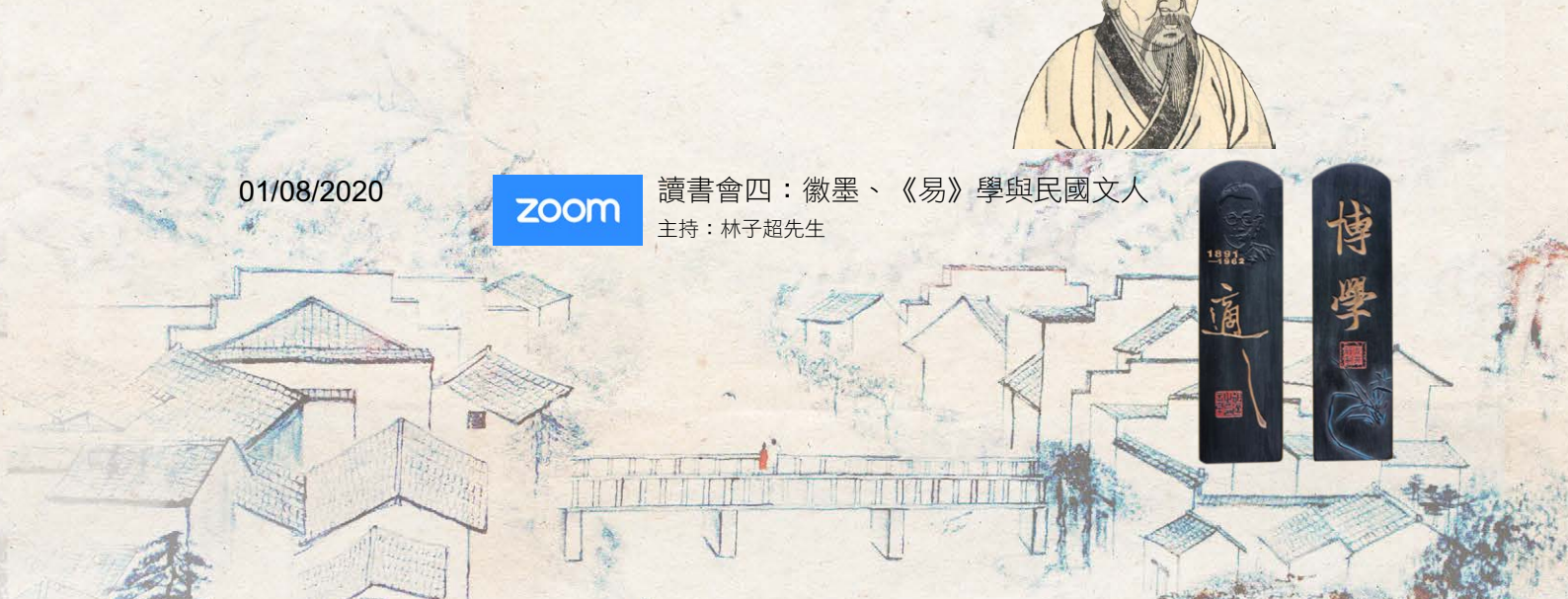
zoom

讀書會四：徽墨、《易》學與民國文人

主持：林子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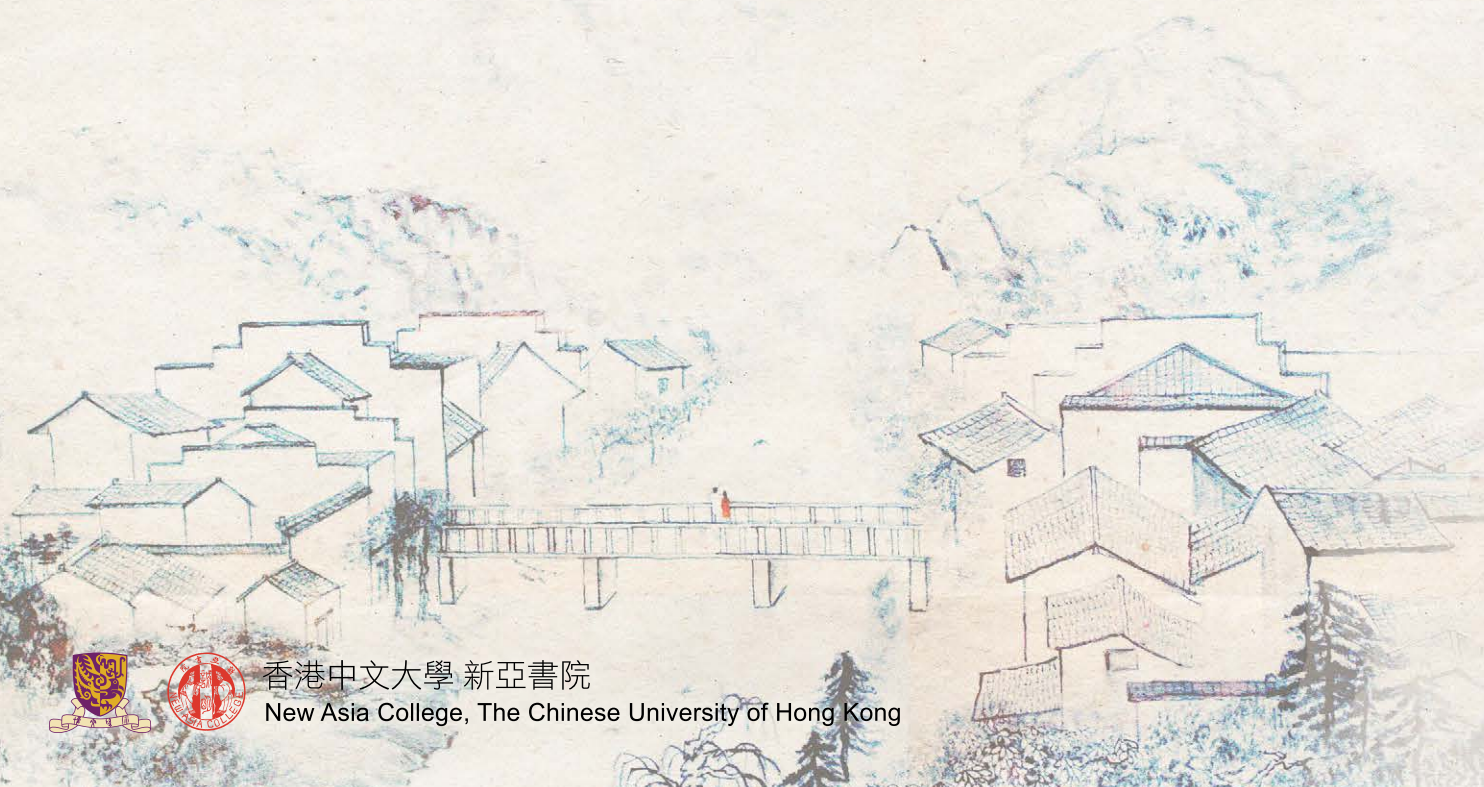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活動及講座感想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新亞青年學人交職晚宴

日期：2019年10月14日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交職晚宴是每屆青年學人計劃都會舉辦的交接儀式，標誌去屆學員正式成為學人，以及新一屆學員的接任。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大約一年前，參與交職晚宴，看到每一個完成一年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學員，常常讓我思考到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的傳承，慶幸在計劃中向不同的人學習，正如研究學問，我們總需要理解前人的路線，廣結善緣。在新亞下出產的新亞人，在新亞校訓「誠明」的牌匾上如何留下一個更好的註腳大概是我們作為新亞青學人比普通一個新亞人更需要思考的問題。

「誠明」照字面作最簡單的解讀，可為「真誠地面對自己，表現自己」。我想儒家及新亞先賢對人的理解，對部分人來說，可能會令他們合理地沉溺物慾，若他們把「自己」看成那自然生命的「自己」。但新亞強調的「誠明」，強調「真誠地面對自己，表現自己」中的「自己」，正是那價值層面的「自己」，這個能夠超越物慾、成就意義的「自己」，才是我們真正自由最真實的一面。新亞書院之所以以「誠明」為校訓，便是此意。在青年學人的計劃中，正正是把細小的文化種子悄悄的播下了，讓我們明白校訓：「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特別是在艱難的時代下，我們作為大學生，所謂知識分子，徬徨，無力，難過。要抱着保護傳統文化的種子，以期把這種子播到一片乾淨土上，讓它萌芽茁壯，然後開花結果的願景好像來得不太真實。

但是當我們回看前人在創校時的

辛酸，他們入學時的難民形象，衣衫襤褸，營養不良，仍然堅持要好好做學問，為了傳承中國文化精神，正如想要成為青年學人，我看到的是大家也希望在課程之外，鍛練自己，接受文化的使命。正如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一個人要想有遠大前程，應當先培養器量見識，其次是文才技藝。所謂的人文精神，簡而言之，便是一種肯定「人」的精神，對每一個個別的人的愛惜，對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的肯定，正如新亞先賢認為，人在物理生命之上，尚有一層超越的精神生命，這正正是新亞青年學人計劃追求的價值，務求把人類歷史文化之長流的訊息傳遞開去。

或許我們這一屆的學人不如上一屆一般幸運，無法完成全部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活動。但是在這個身份的驅使下，仍多了一份想要理解過去思想的使命感，出入數年的場所到底是怎樣的地方。更多的是，在計劃期間我們多了一份自修的時間，在家學習的時間研習一切過去之賢哲，如唐君毅、錢穆老師，彷彿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同時，每每思考最真切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和校訓，得以點點滴滴掃除心靈上的灰塵，從難以喜悅的一年中，得到一份小小的安靜。但願下一回的交職晚宴，能把這一年的心路歷程和後來的新亞學弟學妹分享，「趁青春，結隊向前行」，不斷吸收新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眼界，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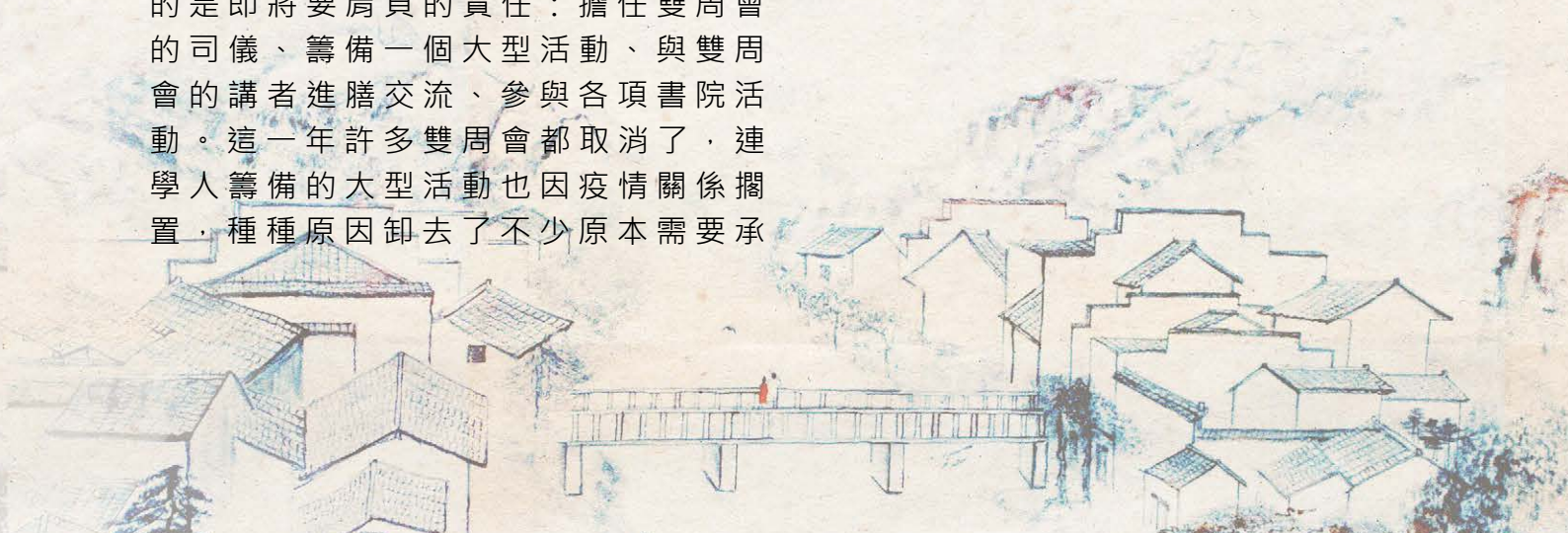


交職晚宴是一年一度上下兩屆新亞青年學人交接的日子，也似乎只有這麼一天，能讓兩屆學人互相碰面。我對上一屆學人（或者俗說「上莊」，儘管新亞青年學人的性質與「莊」不盡相同）印象甚淺，只停留在晚宴當天的一瞥，今天憶起卻也足夠讓我慚愧。記得當日大家都盛裝打扮，男的西裝革履，女的淡妝濃抹，不在話下。而我到現在卻連一套像樣的西裝都沒有，當天穿什麼已不甚記得，反正雖不算是衣衫襤褸，與上一屆學人相比，必是多一分稚氣，少一分成熟。眼見上一屆學人與教授、嘉賓們從容閑聊，談吐舉止淡定自在，而我面對眾多大人物（不少蒞臨的嘉賓都名噪學界），卻是戰戰兢兢，連握手問候也會緊張、結舌。年歲不過相差一年，交際技巧卻是判若雲泥，當時我不免自慚形穢，如今想來亦不禁失笑。我想交職晚宴不僅交付了新亞青年學人的「職責」，也把成人的世界一併交給了我們吧。

席間上一屆學人分享一年來的經歷，相當精彩。簡報上的剪影，有友儕間的會心微笑，有學術上的砥礪切磋，有師生間的真切交流，當時對來年的活動固然滿心憧憬，但更多想到的是即將要肩負的責任：擔任雙周會的司儀、籌備一個大型活動、與雙周會的講者進膳交流、參與各項書院活動。這一年許多雙周會都取消了，連學人籌備的大型活動也因疫情關係擱置，種種原因卸去了不少原本需要承

擔的責任，總覺可惜，因為錯失了一個個鍛練自己的機會。不過轉念一想，在 comfort zone 裏再逗留一會兒，遠離成人的世界一點，享受離開學校踏入社會前僅餘的放縱時刻，不也很好嗎？去掉了責任的重擔，與各位學人結緣、相識，反而更加輕鬆自在。這樣想來，對未能像上一屆學人般有豐富經歷所帶來的遺憾，反倒覺得釋然了。

下年的交職晚宴，不知是何光景？也許「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吧！期待與下一屆學人相會。



參觀齋色園黃大仙祠

日期：2019年11月30日

領隊：黃浩潮校董、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齋色園黃大仙祠

位於黃大仙鬧市的齋色園黃大仙祠，素來香火鼎盛，香客如鯽。由於林子超先生的關係，學員得以參觀祠內平常不對外開放的地方，惜林先生當天因要事未能與學員同行。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在這次正式參觀前，我曾多次與家人到黃大仙祠參拜。黃大仙祠體現了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大特色：三教合一，既有供奉道教神祇黃初平，亦有儒教的孔子和佛教的觀音等。透過道長的仔細講解，我才明白這也是讓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各適其適，另外也有部分是因為華人沒有特定的信仰，何者靈驗便會信奉何者，故也造成了同時信奉三教的現象，而黃大仙祠也為此調適。道長也讓我們體驗了正式上香的儀式，例如拿着香的位置、手勢、拜的姿勢和次數，我這才發現過往自己的所謂「參拜」都是馬虎而為，忽略了儀式背後的意義。

途中，道長帶領我們詳細參觀了黃大仙祠的不同地方，包括祠中建築年代較新的太歲元辰殿。太歲元辰殿設於黃大仙祠正殿下方，我本以為地方較狹小，可能與地面建築格式相仿，沒有太大差別，孰料其竟然如此匠心獨運！太歲元辰殿設計原理是因應道教對星辰的信仰，相信每人皆有自身的本命星，星辰的光暗對個人運程和生命皆有影響，故仿天上二十八星宿，在殿中又設十二生肖台，讓善信可根據自己生肖，插香祈求延壽消災。最為特別的是其糅合了現代科技元素，在殿內天花以放射與投影形式模仿夜空中的星宿排列，讓人仿佛置身天幕之中。這種傳統與高科技的融合令人耳目一新，也讓我明白傳統不一定只有過往一種呈現方式，反而可結合現代科技，將之加以發揚。

而參觀時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祠內竟然新增了兩塊姻緣像，人像旁更設紅線、說明告示板等，讓參觀者能因應自己需要，在人像上綁上紅線，祈求姻緣。在黃大仙祠，信眾和遊客不但能在大殿、側殿等處作較莊嚴肅穆的參拜外，也能在此一充滿「煙火氣」的環境為個人的美滿祈願。

這讓我對道長所言，即如何維持和更好地管理黃大仙祠有所反思。在現代社會，年輕人的宗教熱情普遍較低，祠方在吸引新一代前來參觀參拜方面，確實費煞思量。縱使祠方不能大規模改建黃大仙祠，但也能透過這種內部翻新和創新，繼續吸引人們參拜，維持歷史建築的活力和不朽，也彰顯了傳統與現代共存之法。



■ 梁慧賢 (大 Emily)

One of the activities I treasure most throughout the program is the trip made to Wong Tai Sin (WTS) Temple. It is not an unfamiliar place as I used to personally visit with a Buddhist friend for a while, sometimes for the sake of shaking the bamboo basket to let a dropped stick or two dictate my course of events for the year (feel free to call me “superstitious”). For the most part, however, I do deeply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he words in Buddhist teaching, not to mention the tranquility of the layout of the temple, in spite of the noise made by visits, makes every visit an enjoyable walk. And this exclusive visit arranged by the program brought me to see another side, literally, of the temple I would have otherwise not had the chance to, with our own tour guide. What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was that the temple was established in a “feng shui” layout, incorporates the Five Elements critical to a perfect ecosystem of feng shui. The Bronze Pavilion represents “Metal”, the Archives Hall the “Wood”, the Yuk Yik Fountain the “Water”, the Yue Heung Shrine the “Fire”, and the Earth Wall the “Earth”. It is also said that a life is most ideal when one was born on a date and time that contain a near-equal balance of all these five elements. Each element “grows” another element but also “harms” another. Just as what commoners often hear about the “yin” and “yang”, they exist not only in terms of supernatural world and our world, respectively, but also they are supposed to balance each other within a person, or family unit. It reminds me of the historical words from our very own culture: always couple hardness with softness, to ensure a prosperous country. This is a philosophy that can apply to handling life in any matter, might I add.

As we continued our tour into the garden, the Main Altar, we learned that WTS temple builds upon acceptance of three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Out of such respect, they have built respective verandas for worship. It begs the question in my head how they have come to manage to live in each other’s existence peacefully or not, in reality. Most other temples in Hong Kong solely focuses on one. After all, we have learned from history religion can be used as a torch to guide millions or a sword to slay thousand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structures within the temple has to be the newly renovated Taisui Yuenchen Hall. It is almost a mystical world when you walk in with a constellation named “Big Dipper” on the ceiling, accompanied by over 60 mini-statues of Taisui gods. Each god is also represented by a different constellation, which, in ancient times, would have provided guidance to emperors and alike. It was in that hall that I finally learned what it meant by “fan” Taisui, as commonly thrown around, unlocking the answer to something that no longer just seems superficial to me. It made me realise there lies a whole host of knowledge even within the field of Taisui, and there is beauty in learning any of these branches in depth. After being blessed with a mini-red pocket containing a lucky charm by one of the temple masters there, I found myself, along with my fellow inquisitive NAYS scholars, circling the Statue of Yuelao and Couples, tying red strings on the statues. I suppose I was not the only superstitious one after all.



黃大仙祠參觀記

求神問卜素來都是中國民間習俗及社會文化中重要一環，不論有事無事，不少百姓心中都堅信到了生活不如意的時候，都會進廟宇參拜祈福，祈求神明仁慈庇佑，所求之事能順遂如意，消災延壽，逢凶化吉。平日我們都聽過不少這方面的俚語，例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和「平日不燒香，臨急抱佛腳」等，可見上香參拜神祇深入人心。

在香港，說起最著名的廟宇就不得不提黃大仙祠。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由於人們都認為祠內所供奉的「黃大仙」靈驗非常，有求必應，故歷來各方善信絡繹不絕，香火鼎盛。故是次活動能有機會深入一探鼎鼎大名的黃大仙祠都令我非常雀躍。

還記得當天來了許多道長接見我們，並開放大殿（黃大仙師寶殿），帶領我們入內以道教形式上香參拜。站在古老的青石板上，看着大殿上方充滿歷史感的木雕圖畫，聆聽道長向我們娓娓道來黃大仙師由一牧羊童修煉得道的生平故事，仿如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古人的生活去，不禁令人悠然神往。

接着我們被帶到太歲元辰殿中，那是一個供奉了斗姆元君、太歲及元辰的地下宮殿，讓「犯太歲」信眾可以「化太歲」（透過上表姓名出生時辰予太歲星君以保平安）的地方。其

實犯太歲的概念是有關中國古時星辰變化及玄學的，大體是古人發現木星（太歲）環繞地球一週需要12年，所以木星每年出現的方位都有不同，配合人出生的年庚，如果自己的年庚與太歲相同則諸事不順，身體不健康，事業出現困厄等，須拜太歲星君以保安康。雖然聽到道長詳細解說還有些一頭霧水，但感覺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星相玄學好像又多了一絲絲理解。最後我們到了月老及佳偶天成神像。我們有些渴望覓得佳偶的同行朋友甚至立刻跟隨旁邊指示牌的提示，即席向月老公公祈求其紅線能牽引到一位良偶。

雖然我並非信奉道教，但我認為宗教神祇能讓人們較易接受生老病死，禍凶福吉等不可以控制的範疇。即如求籤一樣，神靈預早給予了或吉或凶的告示，信眾就能提早做了準備，心態上更容易面對，故求神問卜亦並非迷信愚見，自有其可取之處。



在這次參觀黃大仙祠的活動之前，我未曾到訪這個地方。黃大仙祠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僅僅是一座普通的道教廟宇，供奉一位號稱「有求必應」的神祇黃大仙。不過，本次新亞青年學人的考察團卻讓我有機會可以認真考察這座祠廟，更能深入一般信眾平日無法踏足的地方。

初到黃大仙祠之時，我對這裏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大」。黃大仙祠由一系列建築群組成，遙遠看來更似一座中式大宅。我們一行人首先見過幾位帶領我們參觀祠廟的道長，並了解黃大仙祠的創立背景和近況。原來，這裏除了供奉最著名的黃大仙外，也同時供奉了其他道教神祇，甚至是儒教和佛教的神祇。儒、釋、道三家是中國的三大傳統宗教，有着不同的教義和世界觀。然而，這三大宗教卻能在此地融洽共存，也算是黃大仙祠的一大特色。

我們在道長們的帶領下遊歷了祠內的多座宮殿。一路上，幾位道長除了為我們講解各座宮殿的背景外，也與我們分享他們平日的的生活。原來，他們平日的的生活與一般人並沒有甚麼不同。他們除了負責祠內的宗教儀式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工作，與傳統意義上隱居深山、潛心修行的道士已經截然不同。相反，他們更經常參與各種慈善活動，與一般人的距離其實是非常接近的。此外，我也在這次的考察團中發現黃大仙祠非常成

功地揉合了傳統文化和現代科技。例如，祠內有不少地方引入了新型香爐。與傳統香爐相比，新型香爐在燃燒時釋出的有害物質更少，有助改善祠內的空氣質素。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改動和變化代表着傳統宗教的變質，甚或是對傳統文化的不尊重。不過，我反而認為黃大仙祠是傳統宗教在本港成功革新的象徵。宗教體制的改革和現代科技的引入是宗教世俗化過程必要的一環。隨着時代的變遷，過去訂下的傳統習俗很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傳統宗教對於人們的意義，也許在於心靈慰藉、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或對生活的反思。只要它們依然能發揮這些功能，宗教本身的形式並非不可改動的。也許正因如此，黃大仙祠多年來依然能保持香火鼎盛，保持活力。



墳場導賞

日期：2019年12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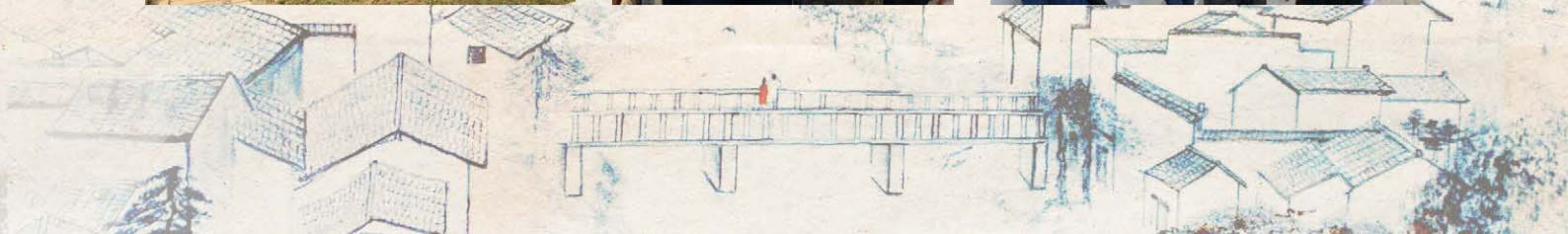
領隊：丁新豹教授、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丁新豹教授是赫赫有名的學者，對香港歷史及掌故都非常熟悉。這些年來，學人計劃的學員有幸蒙他帶領，參觀過香港多處墳場，了解歸葬本地的名人之事跡，乃至葬儀和本地社會政治史。在此謹再次感謝丁教授無私的分享和指導。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生命的儀式

在丁新豹教授的帶領下來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仲冬，涼爽，高處稍有寒意。中午時分，陽光高照，和熙。四處平和靜穆，充滿一種儀式感。

丁教授說，香港歷史建築，因為經濟發展，多難以完整保留，但墳場卻能留存完好。「開埠」以來，香港有多個「洋人」、「洋教」墳場，例如軍人墳場、天主教墳場、基督教墳場、猶太教墳場、回教墳場、印度教墳場、拜火教墳場，以至混血兒墳場等。那時華人死後，多數會歸葬鄉下。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政局不穩，逃難香港的華人死後未能下葬鄉下。香港上流社會人士向港英政府爭取專屬香港華裔的永遠墳場，1913年殖民地政府撥出灣仔及馬灣之間一塊地，由當時上流華人自資興建，1915年啟用。

下葬的社會名流身世，映照出香港歷史。他們靠個人努力取得殖民政府的尊重，並且貢獻整個華人社會，改善當時香港華人的生活。雖然這些上流人士或許也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但面對生死，什麼都可以原諒吧。

鄧肇堅爵士，香港企業家及慈善家，生活儉樸、熱心公益及慷慨捐款，先後任東華醫院及保良局主席，創立九龍汽車有限公司，曾經多次獲勳。香港著名利氏家族的創始人——利希慎是廣東新會人。父親利良奕，最早

從中國到美國的華工之一。生於夏威夷，17歲回流，教育、銀行、報館。後來其父經營鴉片生意致富，利希慎繼承父業，販售鴉片，牟得暴利，再投資房地產，是港澳的「公煙（鴉片）大王」。周壽臣，香港殖民地時期第一名華人議政局成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樑。1918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並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另外，他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一職。

名流人士的名字死後會被記錄，為大眾所知，或許大部分人已經忘記；跟着靈活的丁教授上下遊走在山頭間，一塊塊碑，是一個個不為人知、不為大眾所記的逝去的生命。丁教授向我們講述一件件歷史，如一個個故事。作為香港人、中文大學學生，應該了解這些歷史，才能提醒自己要具有歷史遠景；甚至，理想願景。作為一個人，提醒自己生命是一場儀式，生的儀式和死的儀式。



丁新豹教授帶領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導賞令人獲益良多，尤其讓我加深了對過往香港史的各方面認識。縱使我在中學已有修讀歷史科，但對香港史的了解也僅限於政治、經濟方面，對於社會、文化或實際香港華人生活情況所知甚少，故這個導賞確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讓我進一步探索昔日香港的景況。

丁教授甚為健談，甫見面便滔滔不絕地開始述說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前世今生」。墳場於1915年啟用，是辛亥革命人士向香港政府爭取，才有這一個專為香港華裔永久性居民而設的墳場。最令人驚訝的是，許多民國名人原來都葬在此處，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他們的墓均保存良好。縱使葬在香港或未為他們本意，但對比其他清末民初名人的墓，如文化大革命時，康有為的屍骨被挖出拖行之慘況，蔡元培和唐紹儀能逃過這些人禍，保存至今，為我們所見，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丁教授的導賞亦別開生面，途中除了解釋相關歷史，更是與我們親身走到各個墓前，讓我們仔細觀察墓的建築特色。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原籍福建的華人的墓，他的墓在裝飾與石刻上尤其華麗，雕刻的各種花鳥都栩栩如生，更特別的是，墓旁還有兩個持槍印度人（「摩羅差」）的小雕塑，作守護狀，二者神態相仿，均

是凶神惡煞，意在恐嚇任何欲對其墓意圖不軌的人。這體現香港二十世紀初社會的有趣現象：香港華人一方面受英國政府所歧視，但他們自身也在歧視着其他種族的人士。

在這次導賞前，我從未試過「參觀」墳場，何況仔細研究他人的墓，因為墳墓在我以往的認知中是要避諱的。但透過是次導賞，我開始認識到身邊許多自己一直不以為意的事物都有其獨特的故事，甚或與香港多年歷史、港英政府殖民政策、內地政治和社會運動有莫大關聯。這不禁讓我反思：過往自己所接觸的歷史，多是「紙上談兵」，以旁徵博引為能事，反而忽略了實際生活中的觀察。香港經濟發展迅速，許多文物、古蹟不被重視，漸漸被人淡忘，故我們應該更主動去接觸、觀察和了解。日後自當偶爾放下書籍，踏足街外，仔細發掘與感受身邊事物的變遷。



素仰丁新豹教授大名，中學時已渴望能跟着他暢遊古今歷史。奈何中學時代錯過了丁教授帶領的烏茲別克交流團，而在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歷史交流團亦無緣遇上教授。在2019年結束之前，終於有機會跟着丁公到墳場考察，亦算圓了學生生涯的其中一個夢想。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是香港第一個讓香港華裔永久居民下葬的地方，100年來安葬了許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來到墳場，丁公健步如飛地領我們前行，我們跟在他後面，拾級而行，在緩緩上行之時，猶如慢慢進入了時光隧道，剎那回到百年前。

墳場佈滿密集的墓碑，丁公顯然已對墳場佈局十分熟悉，徑步把我們領到他要細述的墓碑前。他與我們述說當年民國交通系首領梁士詒與周壽臣、何東的來往，又細說利希慎後人對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的貢獻。在丁公生動的講解中，一個個歷史人物躍然呈現在我們面前。中學修讀中國歷史時，常感覺民國人物離自己很遠，他們的生平事蹟只是教科書上冷冰冰的名字。溫習時，我總對他們千絲萬縷的關係囫圇吞棗，應付考試便罷。當日站在這些偉大人物的墓碑前，才真切地感受到他們一生所為是怎樣的潤澤着這片土地。

當中，最深刻的莫過於蔡元培先生的墓碑。蔡元培把一生奉獻給中國高等教育，開創了北京大學「兼容並

包」的自由學術風氣，培養眾多有理想、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在學生遇難時，他總挺身而出，以身擔保救助學生。丁公深知年輕人對蔡元培必定會滿腹欽佩，特意帶我們走到蔡先生墳前，在簡短講解後容我們靜靜地感受身邊的一切。本來我一直以為蔡先生歸葬於中國某處，或許是他服務半生的北大校園附近，又或是他的家鄉浙江，從未想過原來蔡先生離自己那麼近。站在他的墓碑前，我不禁感傷，一個如此愛國、愛學生的校長，卻一生不能回鄉！他把一生奉獻給教育，世代還了他什麼？名聲麼？我想蔡先生所求並非這些。香港常被詬病為文化沙漠，實在不配安葬這位「學界泰斗」。作為大學生，願我能珍惜蔡先生留在香港的這些養分，好好學習成為一位「思想自由、品格健全」的學生。

丁公道，他每次來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都會有新的發現，讓他願意一次又一次地來到這裏。我想，考察的最大意義是從古蹟中感受其歷史感，並且從中發掘書上沒有記載的事物。感謝丁公，讓我們感受到考察機會之珍貴。此外，在短短半天相處中，丁公已顯示他不但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老教授，更是一位滿懷好奇的孩子，以五車之學孜孜不倦地在學海翱翔，讓人由衷欽佩，期待着能夠抓緊更多機會向丁公學習。



參觀墳場導賞團有感

去年 12 月 28 日早上，我有幸參加了由資深歷史學者丁新豹教授（下稱丁公）帶領的墳場導賞團。他帶領我們一行十多人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裏去，那是本港第一個專為華人而設的永遠墳場，1900 年由華人賢達倡議成立。只有顯赫一時的華人家世，才有資格在這裏取得一席之地。

丁公向我們仔細介紹長眠此地的人之生前事蹟，以及這些家族在近代香港史中扮演的角色及成就，例如利希慎家族。花開花落，有些世家已經沒落，墳頭也明顯看出其無人打理，但場內也不乏光鮮整潔的大族墳墓，那些家族至今仍掌握着香港的經濟命脈。丁公教導我們可憑他們的墓碑規格及裝飾品看出他們生前的功績。如果他們生前擁有清朝官職，其墓地會有石人石馬，甚至有由前清翰林撰寫的墓表，極具哀榮。前華人首富何東先生為了孝敬母親，向清廷買官，替他母親請封資政大夫二品夫人。看着一個個由昂貴石材建成的墓碑，飾以金漆及各種花紋，坐擁寬大的角落，心中只感到陣陣悲哀。無論生前如何意氣風發，指點江山，死後還不是化為一抔黃土，靜靜地躺在一個盒子裏。什麼功名霸業，無非都是虛幻。想起一闕元曲：「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麼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丁公又說，這片墳場的位置分布

是有講究的，只有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華人領袖才可葬在正中間，於當時來說風水最好，而在邊地角落的墳墓，由於只看到一小片海，風水則一般。但偏偏現在正中位置的墳墓被大樓嚴嚴實實擋住了，邊地的反而仍保留着望海景觀。世事無常，那些社會賢達為了使後代福澤綿延，千算萬算，甚至請來風水大師計盡陰宅風水坐向，也算不出百多年後香港仔的那一片海會填成土地，並築起高樓大廈，破壞了風水格局。

浮生若夢，功名不可倚。俗氣些也要對看君說一句，「活在當下」。



在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帶領下，我們一眾新亞青年學人來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考察。這座墳場歷史悠久，見證了幾乎全部的香港近代史。這次的墳場導賞團可謂一次對香港歷史的回顧，讓我們得以一窺香港昔日的光景。

據丁教授所言，以往所有能安葬此地的，都是香港的名門望族，與香港甚至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我們拜訪了多位對本港發展影響深遠的名人，例如「鴉片大王」利希慎、香港首位華人行政立法局議員周壽臣等人的墓地。一路上，丁教授也為我們講解他們的生平，以及當時香港乃至中國的種種故事。當中，令我驚奇的是蔡元培與唐紹儀原來也歸葬此地。

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學的校長，是中國近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生前大力推動中國學術界的改革，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唐紹儀更是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絕對是中國近代史上數一數二的重要人物。巧合的是，蔡元培當年亦是唐紹儀的內閣成員，如今二人也歸葬在相同地方。在到訪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之前，我真沒想到兩位響噹噹的大人物會長眠於此。二人的墳墓位置並不特別顯眼，若非有丁教授帶領，相信一般人斷難在墳場中認出。唐紹儀墓的位置更稱得上十分隱蔽，佈置簡樸，難以相信是政要的墓地。

據說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在建立之初，是一片面向遼闊海景的福地，如今原有的海景卻已高樓林立。在導賞團的尾聲，我們路經數座新建的靈灰閣，是墳場新建的部分。我後來翻查資料，得悉這些新建的骨灰龕位已開放予公眾申請。此時，我不禁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慨。安葬於此的歷史人物，不少都曾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雖已成過去，但他們的事蹟卻留在歷史名冊上，成為香港過去的一部分，甚至造就了今日的世界。在這次墳場導賞團中，我們看見的是香港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



演講及司儀技巧工作坊

日期：2020年1月11及18日

主持：吳明林先生

地點：誠明館新亞會議室

吳明林先生是香港公共廣播界的元老級人馬，其有份開創和參與的香港電台節目如《頭條新聞》、《城市論壇》和《議事論事》等，更是膾炙人口，歷久常新。這次的工作坊，吳先生除指導學員的發言和演說技巧外，還與大家做了趟真情流露的分享。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對話是一種態度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新亞青年學人工作坊——演講訓練。無論從實用角度抑或個人成長而言，我在工作坊的得着都是正面的。

早上，回到中大，在校巴士等二號車。不一會，迎面一個和藹的長者，問：「這是上新亞書院的校巴嗎？」「是的是的。」我答。對答間，得知他本約洪先生，十時相見，但他早一小時到達準備。這位行動自主的老人正是吳明林先生。本有人帶路，但他選擇自己問路。親身體驗、感受所遇的人與事、樂於分享、交流。未上課前，他示範了待人處事之態度。

吳明林，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1969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曾獲香港記者協會「最佳記者獎」，曾任香港電台新聞部總編輯。

工作坊之目的是演講訓練，課堂開始，他把他學生時代的故事、經歷娓娓道來：「我做學生報總編輯時，試過反抗上頭。要求學生報文章不能經過篩選，但我地要承擔所有責任」；年輕時的他要打工賺學費、書簿費、拍拖零用錢……他說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資源，然而「難得少年窮」。生動、富有技巧的開場白，引起我們共鳴，亦拉近彼此的距離。我一直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聽見，而能將故事生動演

繹，引起共鳴，是一種能力。

吳先生是資深記者，又主持過不少電台節目，例如《城市論壇》，身經百戰，經驗累累，發表公開演說、與人交談都輕而易舉，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坦白說，我平時寡言少語，不善辭令，所有我告誡自己，要學，對話要直中重點，清楚表達自己，也能啟發他人。吳先生的教導提醒了我不少，第一，真心與熱情 speak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with passion；第二，眼神；第三，要有意念。我以為，要把每次發言，長的，短的，都當成一場演說。

這堂課，是吳先生的演說，是實用的演講訓練課，也是人生課。除了教授演講技巧，我更感受吳先生對我們一眾後輩的厚愛，他對我們語重心長的囑咐，「有問題就要即刻修補」，人生中，不免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關係上、工作學習上等等，出現疑難就要即刻解決，不要拖延。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不要輕易許下承諾，多做少說……

說話要啟發人，不要傷害到人；談話顯示人的修養，這是說話的學問，也是為人處事的學問。如果人生是一場舞台劇，我選擇演默劇。



演講工作坊共分兩場，首場是吳明林先生的講解，另一場是對我們各學員演講的一對一指導。

在首場工作坊，吳先生向我們傳授一些演講技巧。相信不少同學於中小學時，已有在班上分享，甚至到台上發言、致辭的機會。有些學生會預先寫好完整的講稿，到台上讀出；有些會寫好一個個重點，到台上再組織；再厲害一點的，腹稿已在心中，胸有成竹地踏上講台演說。是的，吳先生提醒我們演講時不要照稿讀，要用眼神和觀眾真心、誠實地說心底話。

吳先生指出，演講的核心是讓觀眾得知你的意念（你欲傳遞給觀眾的想法）及感受到你的熱誠（你渴望把想法與他們分享）。如果演講只是讀出一篇講稿，那只要把講稿寫出來，隨便找個人朗讀就可以了。但吳先生這番話提醒我，演講是一個生命和其他生命的對話，是一個生命熱切地把自己的內涵和確信的意念溢出，甚致用以影響他人的過程。這樣，演講就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了，它可以是重要理念的宣傳，是有力的，甚致可能會改變別人的一生。

我在中小學時也有分享和演講的機會，但卻沒對公開說話於社會和職場的重要性多加注意。吳先生指出：在現代職場中，表達能力——特別是短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演講不用長，最長的5分鐘就好了，不要長於10分鐘，要學會在幾分鐘內說完

自己要說的話。過去我一直對演講的長度沒多加留意，有時覺得長一點的演講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吳先生的提醒正使我對演講長短的問題作出了反思。

我曾有錯誤的想法，就是要在一場演講中，把最多的東西說給觀眾聽。但其實現代人的時間和精神有限，辦事也講求效率，若花大段時間把大量資料說給人聽，別人也不一定消化。我不否定長篇演講的意義，但在更多場合中，我們若能在短時間把重要資訊傳遞給人，甚至因而改變觀眾的思想行為，已是一場成功的演講。

猶記得吳先生在首場工作坊末所給的叮嚀，確實字眼我已不太記得清，大意是：你們的成敗，就看下星期的這場個人短講。是的，演講、表達和溝通在社會和職場是如此的重要，感謝吳先生在我們踏入職場以先，給我們預先上了一課。



一直以來都對演講很感興趣，也常常在網絡上觀察不同講者的演說技巧，對我而言，演講是一門藝術。一個人敢說話、會說話，並不等於有口才，如同一個人會騎單車並不是藝術，而雜技演員靈活的騎單車表演才稱得上藝術。

參與吳明林先生的演講工作坊後，讓我們明白到演講是一種綜合藝術，要真正掌握這種藝術，並非易事，因為它包括很多方面的技巧，諸如發音字正腔圓、吐字歸音，肢體動作、面部表情和儀表禮節，控場、應變的方法，即興說話的訣竅等等。我們需要從理論到實踐，系統學習演講的技巧並加以運用，才能提升演說技能。吳先生的工作坊上要求我們每個人都站出來演講三至五分鐘，任何我們感興趣的話題，常常要我們思考什麼是演講，什麼是說話。演講是一種思想性、政治性較強的現實活動，因此，演講者必須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良好的道德品質，人格魅力就是演講者——站出來散發着的氣質，只有這樣演講者才能說服人、感染人從而促使人們去行動，帶來改變，演講像是真理的吶喊和人格的展現。

事實上，演講絕不是天才的專利，那些聞名於世的傑出演講高手都不是生來就是天才，如查爾斯·狄更斯和馬克·吐溫，都是經過長期不懈的艱苦鍛煉才成功。世界上沒有什麼天生的演講家，一個人要想提高自己的演

講水平和口才，就必須在各方面持之以恆：看、聽、問、寫、記、想、學、練。多看一些與演講和口才有關的書籍和文章，多寫一些學習演講和鍛煉口才的心得體會，把自己對演講的認識、感受，生活中所見、所聞、所引用文字寫下來，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累積智慧、膽量、學識、素質、儀態等等的資本，皆因口才不是口若懸河，不是空洞無味的廢話堆積，而是一個人綜合能力的體現，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藝術性。這些能力值都要靠每天的鍛煉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

演講以前，善於聽取別人的技巧和觀察環境是比演說本身更重要的步驟。要學會說話，首先就應該學會「聽」。常言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擅長聆聽的人既能很好地領會、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又能仔細地欣賞、揣摩別人說話的技巧，從別人的言談中聽出言下之意和弦外之音，同時，還要做到察顏觀色。「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一個人要想提高自己的演講水平和口才，就必須放下架子，丟掉面子，向有經驗的演講者和對口才有研究的專家虛心求教，善於聆聽，不恥下問，這樣就能使自己的演講能力與口才發生質的變化，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向成為演講高手的路途進發。



步入大學，走向社會，我們少不免須直面觀眾，表達所思所感。吳明林先生從事傳媒工作多年，公開演講經驗豐富，是次工作坊便以「傳達意念，直面觀眾」為主題，講授演說技巧。

吳先生甫一開口，便就演說技巧侃侃而談，一連串談了幾個演講的禁忌，諸如切忌照稿宣科、長篇大論、結論無力，各位聽來不免有老生常談之感，但吳先生的講授令人著迷之處，在於他的個人魅力：一字一句，鏗鏘有力，聲音洪亮而堅定；舉手投足，肢體語言的表達絲毫不遜說話；所舉例子皆源於日常，親切而易明。他回憶自己當年在香港電台求職面試，正因為他有每天閱讀報紙、關注時事的習慣，才能從容應付經理的刁鑽問題，由此說明成功的演講，必須有充足的事前準備。他又常談及以往的艱苦生活，在課堂之間的閑暇要在菜市場賣菜幫補生計，又要到處籌措學費，勉力完成學位，以此勉勵我們這些後學後輩。這一年社會動蕩，風波不斷，吳先生思及現今經歷眾多磨難的莘莘學子，竟亦不禁落淚，令人動容。吳先生所言並非什麼令人震驚拜服的大道理或大學問，但他演繹的方式卻極富感染力，這也許能歸因於他反復強調的演講要義——真誠，*speak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除此以外，吳先生亦要求我們每人準備一次五分鐘的演講。各位學人

都相當用心，形式別出心裁，內容亦發人深省：Emily 講解歷史作為一種創造和重構的過程，其與社會思潮之間如何互動；紫敏細訴從藝術中聆聽、傾訴、了解的心路歷程；Ivan 分享盲從科學權威帶來的荒謬笑話。看着同儕們在台前（儘管吳先生要求我們 *get rid of the podium*，但演講台畢竟是演講台，羞澀的羞澀，怯場的怯場，我們始終還年青，不習慣在人前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意念，我才發現原來學人之間也不是那麼的熟稔，甚至有些陌生；原來人的性情思想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深度，讓人無法窮究。簡單來說就是這樣一種驚訝：「啊，原來他會這樣想的！」吳先生教我們以真誠，而諸位學人亦以真誠回應之。在講者與觀眾的互動之中，我對諸位學人又多一分認識了。這也算是一個額外收穫吧。

「誠明」為新亞校訓，但本性之至誠，實非反掌折枝之事，要真誠面對內心所想並以言語將之傳達於眾人，不免須費一番工夫。姑引 *my little airport* 的一句歌詞作結：「世界要你努力去考取功名，但真誠才是最大本領」。



一連兩個星期的工作坊，足以體會良多。

第一個星期，吳明林先生先傳授一些關於演講的理論。他搜集了幾個精彩的演講，讓我們觀察講者引入主題的方式。有的把紙飛機大力向觀眾席飛去，在飛機徐徐落下時開始訴說自己的故事；有的展示一張耐人尋味的照片，在讀者苦思照片涵義時點出主題；也有的單刀直入，開門見山開始演講……相同的是，講者們都滿懷信心，在舞台上踏着輕鬆的腳步談古論今。

吳先生道，他們看似輕鬆地締造了很好的演講效果，但每段「輕鬆」背後皆蘊含許多心思。經年累月地積累經驗後，才能隨手拈來侃侃而談。我一向羨慕那些能在任何情景皆談笑自若的人，他們仿佛滿腹都是有趣的事情，隨時可與人分享，並把心中思想化成躍動着的一字一句。羨慕同時，我又想着他們多具天賦，自己望塵莫及。吳先生則鼓勵我們多嘗試，用一個星期準備一個數分鐘的演講，下次上課時報告。

每人演講後，吳先生皆會即時給予意見，並鼓勵我們即時再來一次，讓我們在記憶猶新時改善。初時，我們感到腼腆，總對自己所準備的沒有信心，你推我讓，在吳先生親切的鼓勵下才漸次敞開心扉，帶着自信上前報告。猶記得，我演講的是關於「人生孤獨」的話題。開初，我用一張圖

畫引入，又引用一些散文家的語句、古代文人的經歷等，東拼西湊完成報告。語畢，吳先生認為有靈魂的演講應當要賦予個人的經歷與感悟，而不單是引用他人說法。他讓我立刻把某些內容更改，用自身經歷講述出「孤獨」的價值。此時，我才理解到，演講並非單如教書先生般平白講授知識，而是要讓內容充滿自己的氣息，才能感動聽眾。學人們的分享亦讓我大開眼界，讓我不禁更佩服他們的學識與才思。時隔半年，腦海中仍浮現學人們談《小王子》、談歷史、談大學生活等身影。

除了演講技巧，吳先生亦談到我們每個人的演講內容。我們談到大學生活，他便分享他五十多年前的大學時光；我們談到讀書，他便談到他的求學態度……雖然認識了不足兩個星期，他已經待我們如親近的后輩，句句真誠地勉勵我們。他慨歎我們生活在過於富裕的社會，不明白何謂貧苦困乏；他又惋惜我們生在難以向上流的年代，社會不能容納非主流的夢想。他鼓勵我們「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珍惜自己的青春歲月，大膽地追求知識、追求夢想。

感謝吳明林先生，在百忙中前來，給予我們溫暖。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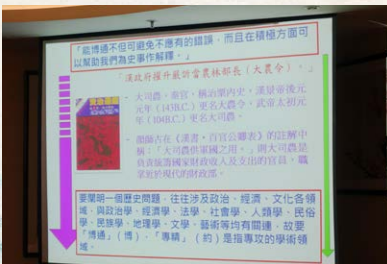
日期：2020年1月17日

主持：黃浩潮校董

地點：新亞書院雲起軒

黃浩潮校董是農圃道時代的大師兄，歷史系畢業的他師從錢穆先生弟子，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嚴耕望先生。黃校董參與學人計劃多年，幾乎出席全部大小活動，實在很感謝他每次都願意忙中撥冗。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 陳懿晴 (Christy)

自初中甚至更早，我們就開始學習中國歷史。那時尚年幼的我們，大多靜靜地坐在課室中，被動地接收一個個朝代、一件件史事的資料。進入大學，我們的學習能力提高了，遂開始自行搜集材料，研究學問。黃校董這場讀書會啟發人心，除有助研究中國歷史，對剖析當代時事也甚為實用。

黃校董從其師嚴耕望《治史經驗談》一書，挑選了幾個部分着我們閱讀。文中分別談到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方法及幾條具體規律。午餐會開首，黃校董便說：中史是一門訊息管理、綜合力很強的科目。黃校董把我們的注意力帶到資料搜集上：我們研究歷史時如何找資料？用什麼態度對待資料？我們又有否鑑證資料的真確性？

這些話把我對中史的概念提升到另一層次——過去我只着重了解中國歷史的脈絡、因果等，並未把注意力推前到搜集資料的過程。我們都並非活在過去，要了解自己未曾經歷的歷史，只得靠文字、古物等資料。因此，資料的搜集和運用方法，大大影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在歷史研習中甚為重要。

黃校董指出不同史料特性：由人物第一身寫下的資料一般較準確，但亦非完全可靠，例如自傳雖是第一身寫的，但寫時可能因自身利益而有所偏頗；日記則通常較準確，因作者

一般沒打算公開，而把自己的思想如實寫下。二手資料也有其可取及不可取之處，例如問卷看似科學地收集資料，但問題設計不一定客觀，可能有引導性，故也有所局限。黃校董提出可用一手資料鑑定二手資料，二者相輔相承，這樣就可提高找出準確史料和正確認識歷史的可能性。這些提點使我對資料的來源和性質更敏感，助我較正確、全面地重組事件，了解事情。

黃校董身為中大歷史系畢業生，亦與我們分享了一些在學時和老師相處的點滴。當年他和同學到老師家中，師母帶女同學到房中，男同學即和老師留在客廳，接受老師的抽問，為了好好預備，緊張的男同學們都事先讀好書才到老師家呢！這讓我對過去的學習情形和師生情，又多了點點了解。

可惜我因要上課而提早退出午餐會。在離開前，我還是把握機會，由衷地向黃校董說一句：感謝你教導我們這麼多有用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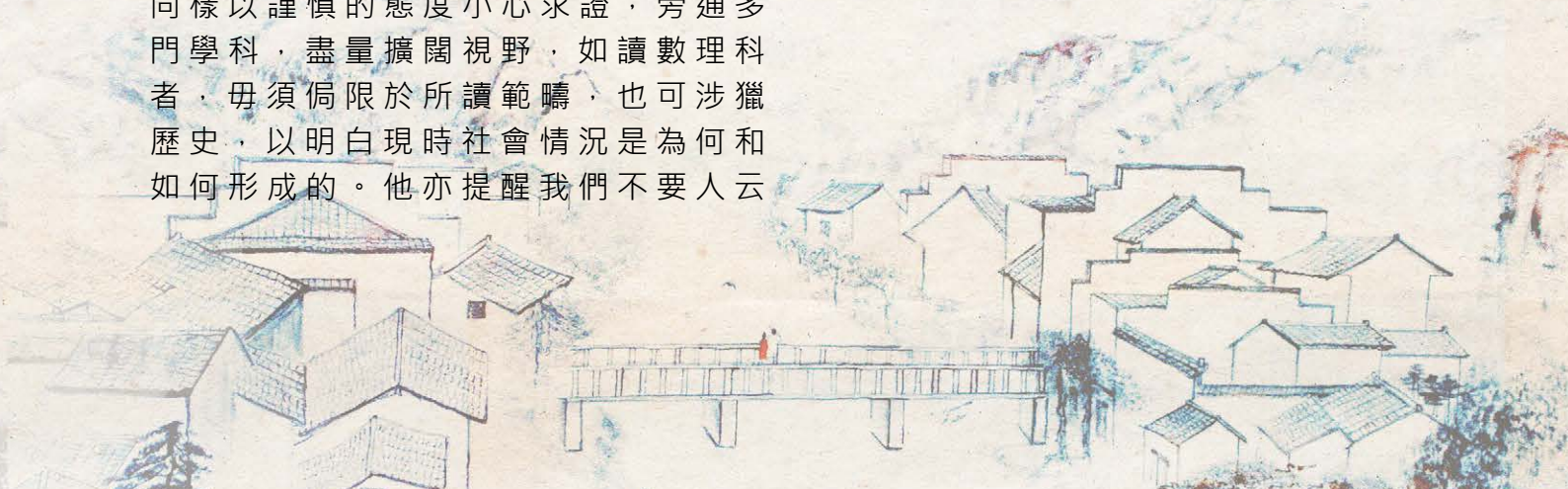


在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坊中，黃浩潮校董就他年輕時修讀歷史系的經歷，與我們討論嚴耕望教授《治史經驗談》中的部分選段。我在大學一年級時便已閱讀過相關篇章，因當時自己剛入歷史系，對於如何真正地「讀」，乃至研究歷史，感到一頭霧水，故選擇了嚴教授的書來讀。我對嚴教授治學的嚴謹深感佩服，亦茅塞頓開，對我啟發甚大者當屬「要專精、也要博通」和「看人人所能看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二節。在歷史研究中，我一開始以為僅是弄清楚史事，並加以考證、論證便可，未有慮及同時要參考社會科學、人類學、哲學等的理論，亦未嘗學習中、英語外的語言，忽視了歷史其實是包羅萬有，包含了古往今來政治、經濟、社會一切事件。另外，我也明白到在讀史書的時候也不用因前人研究眾多而卻步，反而應更仔細考察，提出不同的意見。

而在黃校董的工作坊中，他對嚴教授文字的解讀令人耳目一新。或因應學人中有來自不同學系的學生，他的講解便不限於如何將這些道理應用在研究歷史上，反而提及更多在現實中的應用。例如他提及：現在大眾媒體盛行，許多新聞真假難辨，我們應同樣以謹慎的態度小心求證，旁通多門學科，盡量擴闊視野，如讀數理科者，毋須侷限於所讀範疇，也可涉獵歷史，以明白現時社會情況是為何和如何形成的。他亦提醒我們不要人云

亦云，要有自己的見解和立志，不要輕易跟風搶進，方能於將來有更大成就。

黃校董的分享恰恰體現了嚴教授書中所述「看人人所能看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他看此書的時候，不僅能聯繫到歷史的學習方法上，更能活用到現實，猶如社會時事；他從社會學角度來闡述觀點，也正是他「博通」的表現。這讓我感慨良多，明白了如何更靈活地思考及運用知識，亦深諳自己不足之處尚多，要繼續努力學習、改進。



黃浩潮校董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主要從歷史的意義與範圍、中國舊歷史學、歷史學改造、史料與鑑別幾個範疇教導我們如何研究中國歷史。讓我最感興趣的是清代史家章學誠「史家四長」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四長分別是：

- 史德：培養正確態度——人生觀
- 史才：掌握研習技能——方法論
- 史學：建構歷史知識——知識論
- 史識：鍛煉識見眼光——通識觀

想要好好掌握研究歷史的方法，培養德才學識是很重要的事。如史德，要求我們心術端正，論述公允，偏私會降低著作的說服力；史學，則是飽覽浩如煙海的史料與史著；史識：指史家的「觀察力」。研習歷史的目的在賦予新意，有事實才能談意義，有意義才有價值，有價值才有史著中描述的活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把多次演講集結成書，全部寫於二三十年代（從南開大學演講到口述歷史，補編則由於身體原因，部分只有目錄沒有寫完）。看似沒有錢穆先生的研究那麼嚴謹和明確，卻在當時實際的解決了新時代如何開展中國歷史研究的討論。當中的新史學概念，包括補編的總論和分論，總論補充了前述的一些遺漏，如研究歷史的目的、史家四長分論補上了專門史如何研究，主要方向是人、事、文物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地方史、斷代史等等求得真事實的一手與二手資

料的結合。

同時，我們在工作坊上談到關於歷史人物研究，不論是梁啟超還是錢穆先生，都強調歷史人物的重要性。錢穆對人物的研究重點在於人物所處的時代、得志與否、有無表現三個方向，正如偉大的人物一般是處衰亂世、不得志、無表現的人，錢穆認為（1961年）是處衰亂世，結合錢穆當時的處境和大陸的情況，似乎也可以理解錢先生的想法。歷史研究不能站在現在的點看問題，要就作者寫書的時代背景思考作者的觀點，最後引導學子要有遠大的志向，能成就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事業。反之，梁啟超則沒有對歷史人物分類，而是從五個方面講解如何研究歷史人物：列傳、年譜、專傳，是以一個或幾個重要人物為中心，將一個事件事無巨細的全部網羅進來；合傳、人表，即是人物不夠格見於列傳的，便以表的形式一併寫下來。

在歷史研究方法上，梁啟超認為政治、經濟、文化是人類社會成立最主要的三個要素，政治是社會骨幹，經濟是社會血脈，文化是社會神經。而錢穆先生則定位當時為衰亂世，所以對文化特別看重，中國之所以屹立於世界五千年，主要就是文化的凝聚力。黃校董在工作坊上也特別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想要好好的研究歷史則必須保持對文化的溫情與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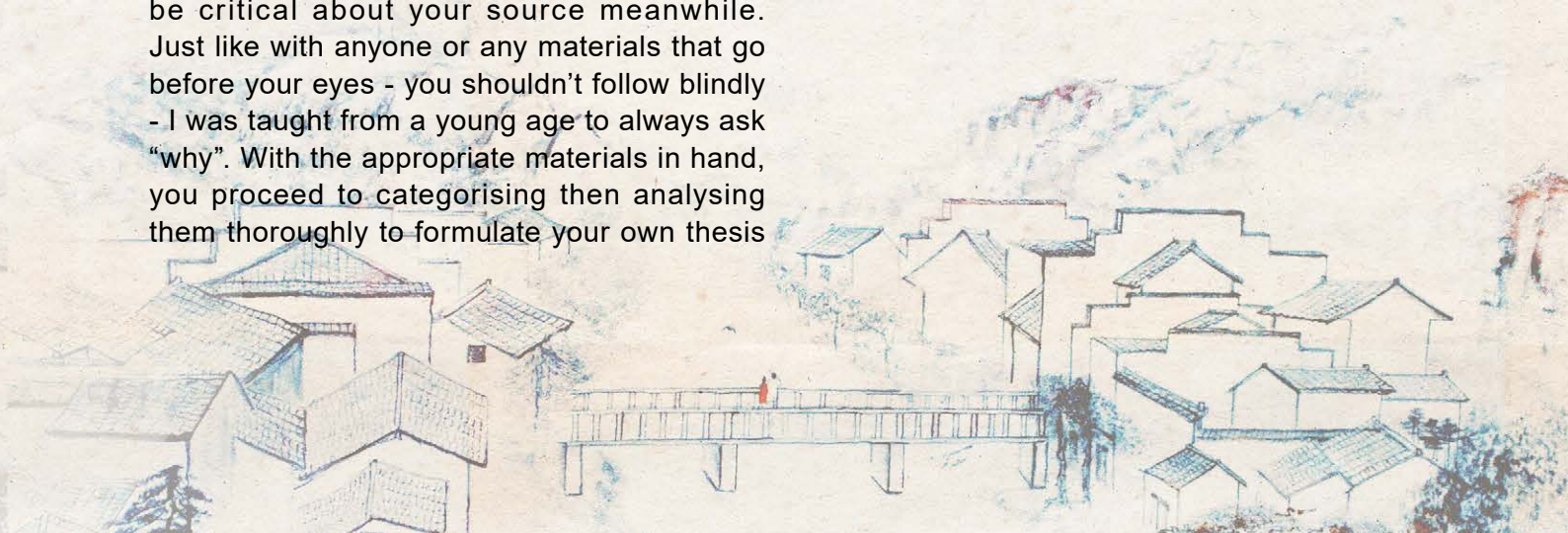


Dr. Wong opened the Chinese history analysis workshop with a line: "is Chinese history a subject that is of 'boring nature', 'regurgitation', and 'no practical value'?" Just when I thought to myself, what a condescending question people ask or think of the subject - I realised I was no better when I was little. I didn't start out appreciating the value of history, let alone Chinese history. I learned bits and pie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before I moved away from Hong Kong and I remember being forced to recite passages word for word, without ever learning the appreciative value of the 3000 years' worth of history that evolved into the China we see and the Han Chinese we live as today. Maybe it was the dire consequence of a spoon-fed education system, or I hadn't met the subject at the right time to be inspired. But here I am today, sitting in this workshop, eager to absorb every bit of new knowledge. Now I can confidently answer "no" to the proposed question: history is informative and analytical, you don't just know i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t.

And Dr. Wong emphasised that understanding, in fact, refers to researching. When you research a topic you first narrow down the focus and postulate a question to do preliminary findings to confirm the feasibility of writing this topic. Then you wholly dedicate yourself to finding any related materials, even if it is a dairy, field research documentation, or carved stones, though you should try to be critical about your source meanwhile. Just like with anyone or any materials that go before your eyes - you shouldn't follow blindly - I was taught from a young age to always ask "why". With the appropriate materials in hand, you proceed to categorising then analysing them thoroughly to formulate your own thesis

or conclusion in response to your postulated question.

What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Dr. Wong spoke of wa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that the historical analyst to possess a wide breadth of knowledge (博通) rather than specialized knowledge (專精). History is a broad field, engaging politics, economics, literature, legislature, sociology, anthropology, geography, art, ethnology, folklore and more. When one is only well-versed in one specialised field,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give historical text a ful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as proven by the examples shown in the workshop of the many mistakes made in books and writings that kept getting propagated from author to author. As Menicus said in "Shang Shu", "history should be read with reservation. It is better not to believe in books at all, rather than to believe in them implicitly." We played an interesting game of pointing out mistakes with photograph captions even. It was a picture showing the old Hong Kong that was wrongly labelled to date back to the 30s, no one in our class could spot the clue to its mistake. When we zoomed in on the picture, we noticed the banner sitting atop the old Bank of China reads and translates to "Long Live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denoting the era in which the photograph was taken has to be in the 60s, the earliest. What a fascinating way of critically looking at history.



在是次研習班中，我們有幸得到黃浩潮校董的指導，學習中國歷史的研究方法。由於我在中大修讀的是物理學，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不甚了解，因此我在參與這次研習班之前也曾擔心自己不能投入課堂。不過，我也能在黃校董主持的研習班中，開始理解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原則和推論技巧。

黃校董為我們介紹的是乾嘉考據學派的方法論。此學派注重對於歷史證據的考據，十分重視考證原則。在研習班上，黃校董總結出三個重要的考證原則：孤證不立、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以及不可斷章取義。由於歷史不可重複，加上搜集充足歷史證據往往相當困難，我們並不總是能夠還原歷史的真相。但是，我們亦不能憑空臆測過去發生了的事，更不能捏造證據以佐證自己的理論。乾嘉考據學派所提倡的考證原則，正好確保歷史學者能忠於證據，以堅實的論證方法還原歷史。此外，黃校董也與我們分享了歷史觀點的建立原則。在整個歷史學的研究框架底下，一系列相關的個別歷史事件組成一個個議題。歷史學者透過分析這些議題，從中概括出用以分析這些議題的概念，最後組成自己的觀點。其後，黃校董又列出一些歷史資料和照片，並按照他所介紹的方法論分析這些證據，為我們示範了如何嚴謹地研究中國歷史。

事實上，乾嘉考據學派所提倡的

方法論，似乎不限應用於研究中國歷史。與歷史研究一樣，許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均建基於對已有證據的歸納，並從中建立抽象的理論。因此，這些學科對於原始證據的準確性都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並同樣要求合理地闡釋這些證據。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不可抱有任何無證據支持的前設，更不可滲雜個人的成見。唯有完全恪守上述的規範，我們方能正確地搜集、考究和運用證據，進而得出恰當的結論。在這次研習班當中，我學習到的不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而是一種更廣義的學術研究理論。唯有先學習如何正確地研究，方能得出經得起推敲的結論。



中國哲學分享會

日期：2020年5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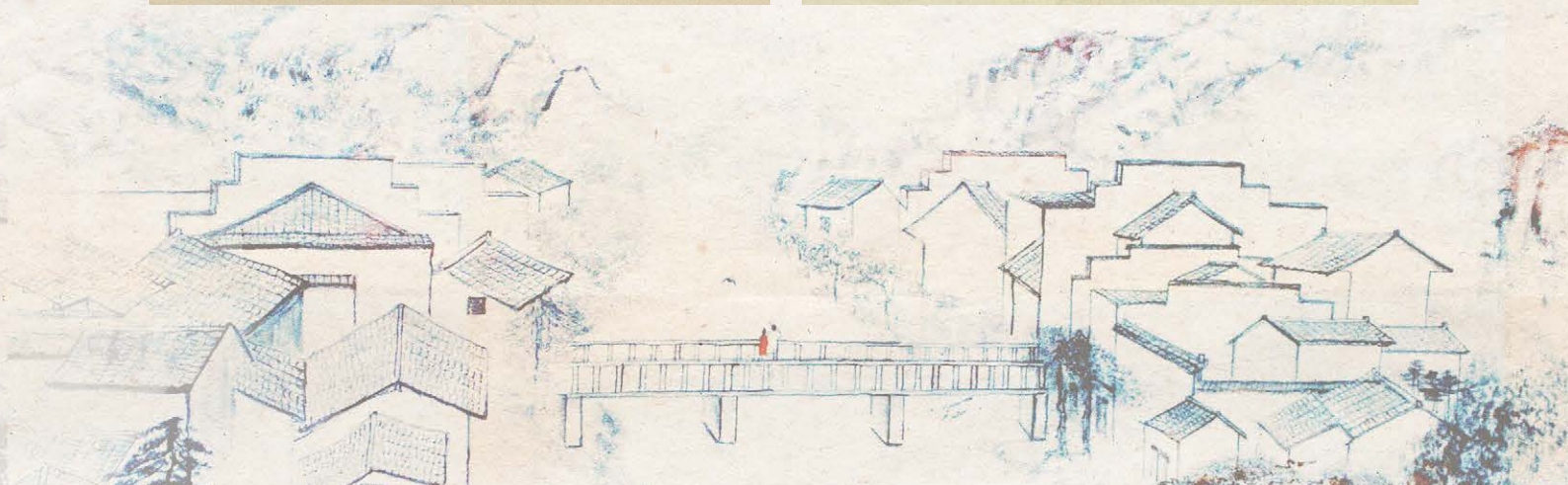
主持：吳啟超博士

zoom

吳啟超博士任教於中大哲學系，每年都會為計劃學員講授一節中國哲學分享。為激發學生思考，吳老師的風格比較自由，每年都有不同的題目，今年他的分享是關於孟子與莊子。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從中國哲學看「心之靈」

吳啟超老師揀選了《孟子·公孫丑上》及《莊子·人間世》的部分段落，並嘗試對應新亞校歌歌詞「心之靈」的涵義。吳教授的導讀、說明、分享，不但令我對新亞校歌、哲學有新的認識，對自身所知也有新啟發，尤其在心靈及哲學學科上。

先分享關於「心靈」的得着。新亞校歌由錢穆先生填詞，一字一句，是對學子的勉勵，是厚厚的禮物。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先知天高地厚、山巖海深，才知人尊、心靈。人未能控制自己的心智，七情六慾引起各種痛苦，孟子言「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公孫丑上〉）。要有好的心靈，須學習控制意氣情感及意志，因為兩者互相影響。而心靈亦需要具有「浩然之氣」，這種氣配以義與道，若時刻行正義，勇氣光明形成，即虛室生白，自然無所畏懼。此為之好心靈。

又如莊子所言，要做到「心齋」，需能「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人間世〉）。法國短篇小說《小王子》也提到，許多人事物，非僅憑耳聽眼觀就能知道，而要用心感受。多學習

用心，以有一個空靈明覺之心。學生以為，此亦是「心之靈」所指。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

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

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錢先生言世界之大，古往今來，各有聖人，一片光明，學生斯明白矣。不過我亦深知，明白是一回事，行動卻不容易的，得時刻提醒自己。

以前我從木心《文學回憶錄》中得知他對哲學的觀點，以為哲學是沒有答案的思考，宗教就是尋找一個答案，仿佛皆無意義。然而，與吳老師及各位青年學人討論，再選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後，便了解到哲學是以人生為反思對象，「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並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統的人就更少」。哲學其中一個意義是，訓練有系統地表達個人思想的能力。而且中西哲學各具特色，從吳老師揀選的文章即可見，中國哲學的表達方式，是透過暗示和寓意，使習者有無限想像、思考、發揮的空間。

所以，「答案」不是哲學所重視的，宇宙本無目的，何須答案？這場哲學課意義重大，如馮友蘭先生所言，為學目的是知識成長，為道是提高心靈境界。文學、哲學、數學、科學、藝術……都是為學和為道的方法。

在吳老師的哲學分享會上，我們集中討論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如中國哲人跟新亞先賢也關注的部份。如儒家思想對「仁」的理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的精神生命，人的內在價值，便是這種欲仁，斯仁至矣的力量。另一方面，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是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的地方，是一種道德實踐的力量。當我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當下必然是「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我們自然為那小孩而感戚然。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實踐道德的明證。這力量內在於我，不假外求，說明我們是「具精神生命的存在」，有別於一隻貓，一張椅子。同樣地，新亞校規叫我們「愛家庭、愛師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亦由此而生。我們對社會的責任，其實並不是一種被迫、不服從不行的「責任」。這種「責任」是自然而有的，一如我們對父母有愛，你便會關心他們，我們的「仁心」令我們愛社會上的人，不忍他們受苦，我們自然會關心社會。所謂的愛國家、愛民族、關心社會，不是強加的責任，而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以固有的「仁心」愛其他人。

正如我們時常經過合一亭，所謂的「天人合一」其實毫不虛幻。「天人合一」其實能夠在「仁心」裏得到解釋。此「仁心」，依牟宗三先生語，是能「遙契天道」，甚至，北宋程顥更說：「只心便是天」。總的來說，此「仁心」具有「創生」的作用。

它並不是一般理解的那種由無到有的創造，而是令他人、天地萬物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如唐君毅先生語，即是令所有東西變成「真實的存在」。簡單以孺子入井的例子來說，若我們對那孺子沒有仁，沒有疾痛相感的關懷，那孺子對我們來說，就只是若存若亡，即其存沒於人並無任何分別和意義。正如當我們上校巴時，我們的「仁心」一時靜下來的話，則我們只會專注於「一定要擠上這班車」，其他人彷彿沒有生命，而只是一個個「阻住地球轉」的東西。在人類的思考世界中，人們易被物化，但當我們的「仁心」發動起來時，則其他人便成為具有生命，有血有肉的人，他人的痛楚、幸福、哀樂等一切感受才變得重要，也就是「真實的存在」。所以，此種內在於我們的「仁」，使價值的根源（天）歸攝於我們每個人之內，所謂的「天人合一」，也許可以這樣理解。

新亞精神肯定了人的價值，它告訴我們，我們除了自然生命之外，還可超拔起來，在道德實踐的領域中享有自由。相反，若人的生命根基僅安立於物質生活之上，則是不安不穩的，若物質生命一倒，其生命亦隨即崩塌，皆因物質生活起伏無常。這便是為何新亞精神的這種肯定能夠使我們安身立命，能夠在我們的生命裏紮根，因為它是再真實不過的東西。



疫情期間，每一個與學人們交流的機會都彌足珍貴。感謝吳啟超老師，在批改海量課業之時，仍抽空與我們談論哲學問題。

是次吳老師跟我們從莊子談到了孟子，又從孟子連結到我們的新亞校歌，滋養我們在風雨飄搖之下的大學生活。

新亞校歌提到「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吳老師說，在山高海深、地厚天高的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廣闊的風景、吸收無際的知識。但是，世界之大也代表世界不免有許多黑暗，我們如何能在這浩大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呢？是「人之尊，心之靈」。人有先天之靈性，小小的身軀可以發出很大的力量。儒家與道家對於「心之靈」的解讀，正可助我們面對生命、世界中不同情況。

孔子道：「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道「我欲仁」。世界或充滿美善，或波譎雲詭，如何立世在於「我」，在於我如何以自身從心而發的力量追求「仁」。孟子承傳孔子的學說，繼續探討人從自身而發的力量。他指，我們都能夠養出「浩然之氣」，以「浩然之氣」幫助我們分辨他人言辭的善惡真偽，立身處世。孟子更細細描述了養成這道「氣」的方法。他鼓勵我們「集義」，在日常生活中積集道德的實踐，為「浩然之氣」澆灌養分。潛移默化中，這道「氣」

便會變得堅強、浩大。在濟世安民之前，孟子請我們先把眼光投放在心靈中，當心靈變得強大後，便足以抵擋一切考驗，甚至挽狂瀾於既倒。

吳老師明白現代人活在資訊爆炸的年代，難以安靜下來，更甬論長期靜心休養自己了。故此，他以道家莊子的「心齋」勉勵我們，提醒我們要適時清空自己的心靈。的確，我們的心房就如一個空空如也的儲物箱。紛擾的世界漸漸把文具、餐具、電子用品等雜亂物品放進儲物箱中，讓人難以從中找到要用的物品。儲物箱自身，更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裝些什麼。故此，我們需要一件一件地把這些物品取出，讓內心重新呈現澄明潔淨的狀態。莊子在〈人間世〉道：「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唯有在虛淨的心靈，才能夠觀照最真實的自己，才能生出智慧。

吳老師把儒道哲學與新亞校歌的涵義娓娓道來，讓我不禁反思自己近月來的狀態。數小時交流如清泉般洗滌了我紛擾的內心，讓我的心房漸次澄明起來，重新踏上修養「浩然之氣」的道路。願我們終能修得孟子所擁有的「心之靈」，在廣闊無邊的世間堅持自己的心志。



中文（平仄與對聯）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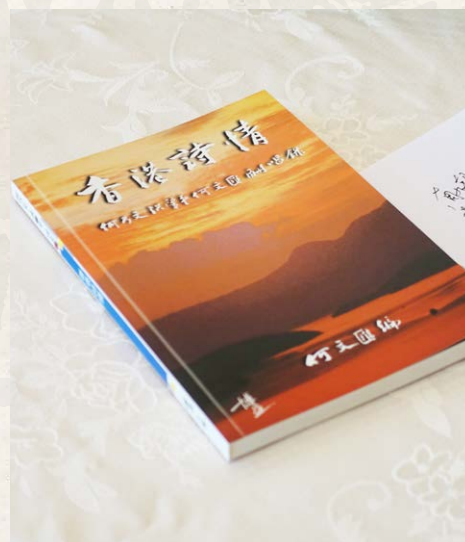
日期：2020年6月24及26日

主持：何文匯教授

地點：新亞書院雲起軒

中大前教務長何文匯教授是本港著名學者，學識淵博，多年來推廣粵語正音和《易經》研究。他在工作坊給學員講解「天籟調聲法」和辨別平仄的原理，並由此出發講解如何欣賞詩詞和做對聯，知識含量豐富。何教授是青年學人計劃的重量級導師，能夠邀請他主持工作坊，實是書院之幸。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在中文系一年級的詩選課上，我已聽聞何教授的大名。那時對中文認識尚淺的我，對何教授研究範疇的認識也很有限。經歷兩年在中文系的浸淫，我對中文的認識慢慢加深，這時參與何教授的工作坊，對我未來學習中文有莫大幫助。

何教授是中文界的權威，這次工作坊，令我對他的研究有更深認識。一個字有各種各樣的讀音，到底哪一個讀音才正確？對於教師和新聞報道員，這問題更顯重要。何教授先告訴我們，正音是參考宋朝修訂成的韻書——《廣韻》的讀音。那《廣韻》又是什麼？隋朝前的南北朝紛亂，各國各有不同的讀音。隋統一天下後，讀音就依金陵、河南一帶首都的讀音，以河南音為基礎，民間依此編成獨一無二的《切韻》一書。後唐朝孫愐又把之改良成《唐韻》，宋人才依《唐韻》編成《廣韻》一書，成為今日正音的參考。何教授的講解使我對音韻的發展有了概略的認識。

何教授還為我們講解其他與平仄和聲韻有關的知識，當中有些是我曾聽聞，但不太了解的。例如我曾於中文系課中聽聞「反切」，經何教授講解，我才明白這是中國的漢字注音方法：字典以兩個常用字標示一個字的讀音，我們只要取第一個字的聲母和陰陽，再取第二個字的韻母和平仄，就能把一個字的讀音調出來。何教授亦於工作坊提醒我們寫和閱讀對聯、

古詩和四六文的注意事項，一些是我過往沒有注意到的。我向何教授請教拗句的作法；何教授亦多次耐心回答我的問題。

工作坊最使我深刻的，是何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為香港社區寫的對聯。多張照片中，一對對對聯刻在石上，或在亭上，或在庭園間。其中一幅照片我看來眼熟，原來是在我於中學文學科考察時曾到訪，位於我中學附近的沙田公園的入口處！此外，九龍寨城公園、荔枝角公園等也可見何教授寫的對聯，這些均是一般市民可到之處。文學，其實就在我們身邊。何教授亦於工作坊向我們展示不同對聯，着我們判斷對錯，並指出錯誤對聯的錯處。這互動過程使我能馬上活用所學，加深印象之餘，亦助我釐清一些錯誤觀念。

我即將升讀中文系三年級，第一學期正要上音韻學的課。這一次工作坊正助我預習，打好基礎。而我後來到訪不同公園時，也許更懂欣賞當中的對聯呢！



■ 蔡浚希（阿希）

常言長江後浪推前浪，我作為中文系的後起之輩，目睹前輩風采，卻總覺高山仰止，望塵莫及。何文匯教授的學者風範，我至今難忘。

何文匯教授於中文系任教多年，可以說是「老師中的老師」，對於詩詞格律自是瞭如指掌，講授之間對個人學識的自信溢於言表，或針砭現今學者不通詩律，或評價古人作品優劣，所引詩詞掌故莫非順手拈來，出口成文，厚實的學術底蘊令我不敢企及。何教授對中文系學生特別嚴格，對於平仄格律，因中文系的詩選課上已然通習，我自忖亦略懂一二，但在何教授的詰問之下，卻也接連犯錯。記得何教授著我們創作對聯，我即場對出，竟蒙何教授讚賞，至今仍竊喜不已。雖然與何教授相聚不過短短兩日，但他對後學的栽培鼓勵，我依然銘記在心。

新人確然難勝舊人。當日有同學對出一副下聯，中有「喜鵲」、「殘月」等語，何教授一看，便點出謬處：七夕（喜鵲出現之時）黎明之際，根本不可能見到月亮。誠然，我們年輕一代與天文和自然隔閡已深，古詩詞所寫的自然景物，我們大多未曾親歷其境，更遑論領略其中情意。上一代的前輩尚會觀星望月、踏青賞花，我們卻是長居都市，抬頭只見高樓，不見明月，對鳥獸蟲魚、日月星辰一竅不通。都市環境帶來的桎梏無疑削弱了我們感受身邊事物的能力。工作坊

期間，何教授又嘗提及多位成名已久的藝術大師或大學者，但我大多連姓名都聞所未聞。於古人詩情，我們難以體會；於近人成就，我們一無所知。而中文系最重承傳，思及何教授在中文系系歌所寫的「承傳有方向」、「國故趨新」，實在慚愧至極。

每當師兄姐們向我介紹往昔中文系師生合影中的某某教授某某前輩，我總會為以往的輝煌時代一去不復返而唏噓不已。中學時期讀錢穆的著作，我也會惋惜生不逢時，沒有機會在破舊的教室裏，坐在地板上聽錢穆的中國通史課。而今天的新亞也顯然不再是錢穆那個時代的新亞了。謹借此文，聊發思古之幽情。



一年級上中文系詩選課時，一臉懵懂。辛勤地把一整學期的課上完，還是對作詩、對聯毫無信心。素仰何文匯先生是推廣香港「粵語正音運動」的始祖，對文學、音韻皆有極深學養。是次能獲何文匯先生指點，實屬萬幸。

何文匯先生把課程分為兩個部分，首部分教授粵語音調與平仄，次部分則教導我們欣賞與朗讀對聯、詩詞。工作坊開首，何文匯先生問我們為何要學好中文音韻。當時的我只在詩選課與語言學課聽過少許音韻知識，尚未能精確說出音韻的意義，草草回答道：「因為中文是我們的母語。」何先生三言兩語的回應，令我更深明我們為何要學好我們的粵語。

他道，廣府話（粵語其中一片）是最能對應中古音的語言，蘊含深厚的古文化。朗讀近體詩時，廣府話能夠把詩中的抑揚頓挫表露出來，非北方官話能比。他又道，音韻知識能助我們閱讀《廣韻》，以反切找出最接近中古音的讀法。我曾聽說粵語是讀唐詩最好的語言，便囫圇吞棗地認為粵語就是古人常用的語言，殊不知在歷史流變中，中古音早已散失，只能透過最接近其讀法的粵語追本溯源。何先生勉勵我們，縱然粵語尚有瑕疵，但已經是眾多方言中最能夠對應中古音的語言。粵語是我們的母語，故我們有責任保存古文化。

何先生這一席話，我印象尤深。

音韻學艱澀難懂，是中文系學生聞風喪膽的科目。但身為粵語母語使用者、身為中文系學生，應當帶着使命感好好學習這門科目，讓這些珍貴的文化得以保存。

接着，何先生一步一步教導我們分辨粵語九音。儘管早已在中文系課程涉獵過這些知識，何先生的點撥總能讓人溫故知新。第一課結束後，何先生給我們出了一句上聯，請我們把下聯對好。對聯、作詩最難的地方，在於要在限制內填上最自然的字眼，讓整副對聯猶如渾然天成。苦思一日後，作品不算理想，但衷心感謝何先生仔細點評，使我們能夠找到改善的方向。

在兩個上午的相處中，何文匯先生總是篤定的講授內容，令人感受到學者那從心裏散發出來的自信與氣度。何先生稱，縱然他已退休，可生活卻比退休前更忙碌。沒有固定職位的桎梏，何先生更孜孜不倦地投入在粵語推廣中，不但著書立說，更在各講座、文化活動中播下種子，勉勵年輕人學習粵語。看着滿頭銀絲的何先生，以遠比我們深厚的知識，遠比我們辛勤的勞動，實踐理想，令我十分欽佩。

感謝何先生，不論在知識還是治學態度，皆讓我們獲益良多。

新亞學術講座

新亞儒學講座

日期：2019年10月16、20及21日

講者：楊儒賓教授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日期：2019年11月1日

講者：張建雄先生

六大講座是書院的傳統活動，它們包括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新亞當代中國講座、新亞儒學講座、新亞書院文化講座、任國榮先生生命科學講座。19/20學年由於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一些講座只能取消，能全數舉行的是新亞儒學講座及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讀史以求歷史遠景

講者張建雄是專欄作家、資深銀行家。1970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工商管理系。講座主題讀史觀勢，乃透過歷史事件了解中國現狀及對外關係。學生則另有看法，以為讀史求歷史遠景，是了解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即現代是怎麼一回事。人類史、世界史、國家史、中國史……各帶一種時間維度，各形成一個遠景、近景。

講座有意思之處，學生以為是張先生利用收集所得的龐大數據來說服觀眾；同時貫穿錢穆老先生的理念。說之以理，動之以情。

現代人缺少歷史遠景，鮮言個人之渺小。錢穆先生1974年9月在韓國延世大學的演講，提到「中國有4000年、5000年以上的傳統，韓國有3000年以上的傳統，日本有2000年以上的傳統。西方如法國、英國，只有1000年傳統，美國只有200到400年傳統，蘇維埃沒有100年傳統。」說明什麼？

張建雄先生的簡報，顯示了琳瑯滿目的數字：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789年法國革命、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2018年至今的中美貿易戰……歷史事件獨立匯合排斥，提醒我們什麼？於學生而言，我們無法掌握歷史發展，亦不可預知，世界自有

世界的宿命。戰爭歷史提醒我們須有人道精神，培養品格修養，以應對人生，使世界變得更好。

「中國近年發展迅速」或者「近代中國發展一日千里」以邦交關係作引證，「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合作經濟帶」。這就能證明近年中國發展迅速？用什麼作對比？如果對比兩千多年前漢、唐、宋朝，近代中國發展一點也不迅速。或許朝代與朝代之間不能比較，因為各自獨立於時間維度上，當時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所處的時代，會如何被歷史紀錄。但是歷史可以被借鑑的，長治久安或國祚短促，都必有客觀的因素。

錢穆先生教導「知人、曉世、論世」、「謙虛、憂慮、謹慎」。對於歷史使我們知人、曉世，從而論世，建立世界觀、歷史觀；能夠知人、曉世、論世，亦能謙虛、憂慮、謹慎，因為知的多了，繼而能夠出行世界，直視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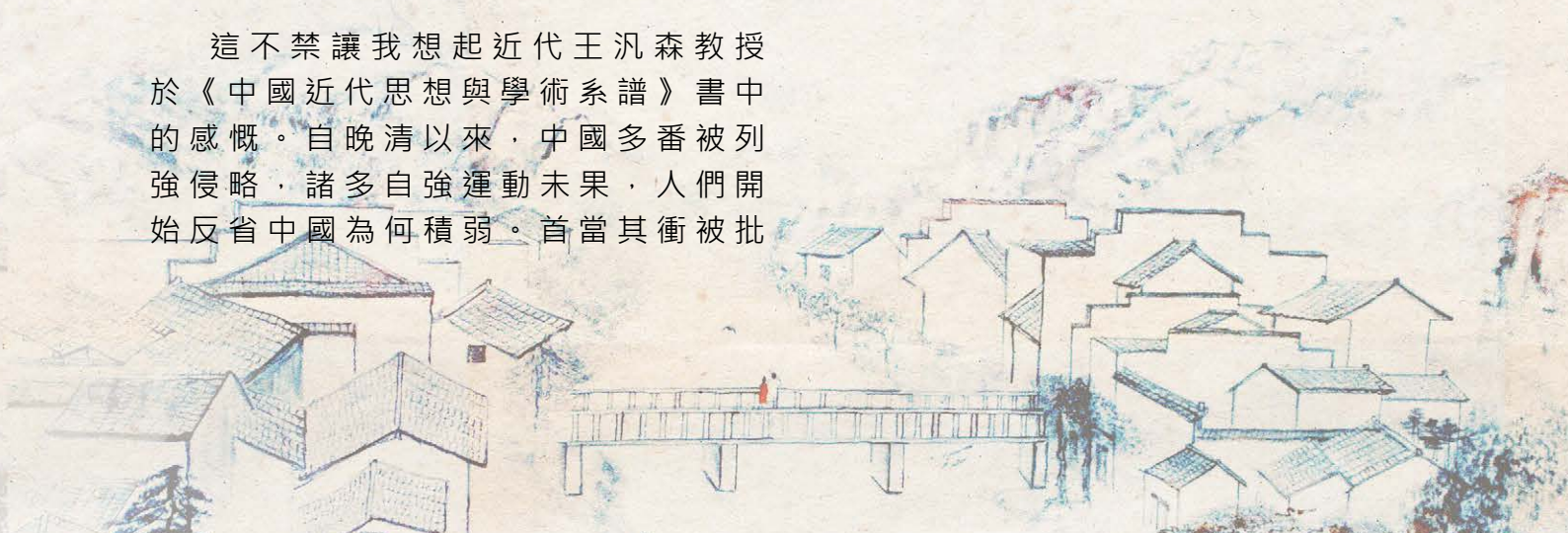
台灣楊儒賓教授「明儒的處境：道統思維的挫折與展開」講座旨在說明現代人往往將現時中國的問題與現象，上溯到晚明時期，認為當時的腐敗不堪導致中國積貧積弱，但卻忽視了儒學對中國政治的貢獻和影響。

楊教授先敘述了在明代專制皇權壓抑下儒家的命運：自明太祖朱元璋起至明朝滅亡的268年間，皇帝之專制不斷擴張，但儒士也對皇帝不斷有批評和爭論。猶如明太祖時，他為管理百姓思想，防止反叛，命大臣劉三吾刪掉孟子中不妥的文句，尤其是闡述民為貴、君為輕者，更欲罷免孟子在太廟的配享；然錢唐卻站在儒者道統上勇於反抗太祖、亦即政統，冒死上諫：「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才使太祖恢復孟子的配享。又如成祖時方孝孺以道抗爭其篡位之忤逆舉動，但最終方孝孺卻被誅十族，近850人被殺。縱然被如此打壓，儒士卻仍以天下為己任，顧憲成被削官後在地方重建東林書院，撰寫「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聯。這反映正是儒學，令士人抱有「讀書不忘救國」的精神。這種高尚的精神又怎會導致中國傾頹？

這不禁讓我想起近代王汎森教授於《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書中的感慨。自晚清以來，中國多番被列強侵略，諸多自強運動未果，人們開始反省中國為何積弱。首當其衝被批

判的就是傳統儒家思想，從新文化、五四運動及至文化大革命，儒學總是被指責為守舊腐化，必須拋棄之才能使國家煥然一新，故儒學漸式微，現在也只剩下仁義禮智等道德規範，甚少人再以儒生自居，更況以之對抗不當的政策及權力。從昔日之「事事關心」至今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反映儒學沒落帶來之影響實則更大。

雖有言儒家思想守舊落後，鼓吹專制，不應再提，但我卻以為不然。正如楊教授在講座末提到，儒家思想可隨時代發展，有再詮釋的空間，現或可用部分西方民主等觀念，配合晚明王陽明的良知學，使二者融合。如是，既有助儒學義理進一步擴展，也有助傳承儒學。這也正是我們作為研究歷史者、意欲發揚中國文化精神的人必須注意的。總括而言，楊教授的講座讓我獲益匪淺，也讓我對儒學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林子超先生主持之分享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讀書會一：

朱棣文、楊小凱、葉企孫

日期：2019年10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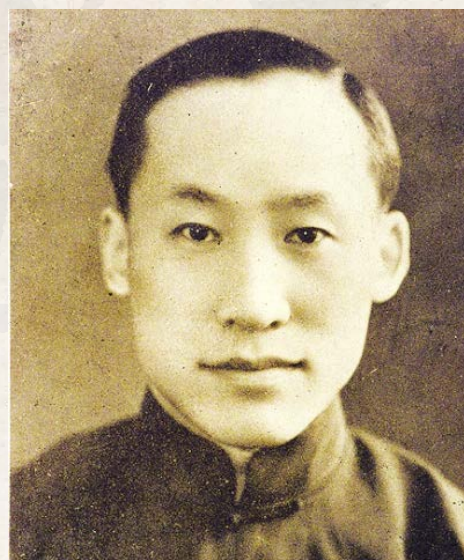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本學年第一場林先生讀書會的主題圍繞三個近現代出色學者，包括諾貝爾獎得獎人朱棣文教授、清華大學物理系創立人楊小凱教授，以及澳洲華裔經濟學家葉企孫。林先生希望學員能效法三位學者的治學態度和積極人生觀。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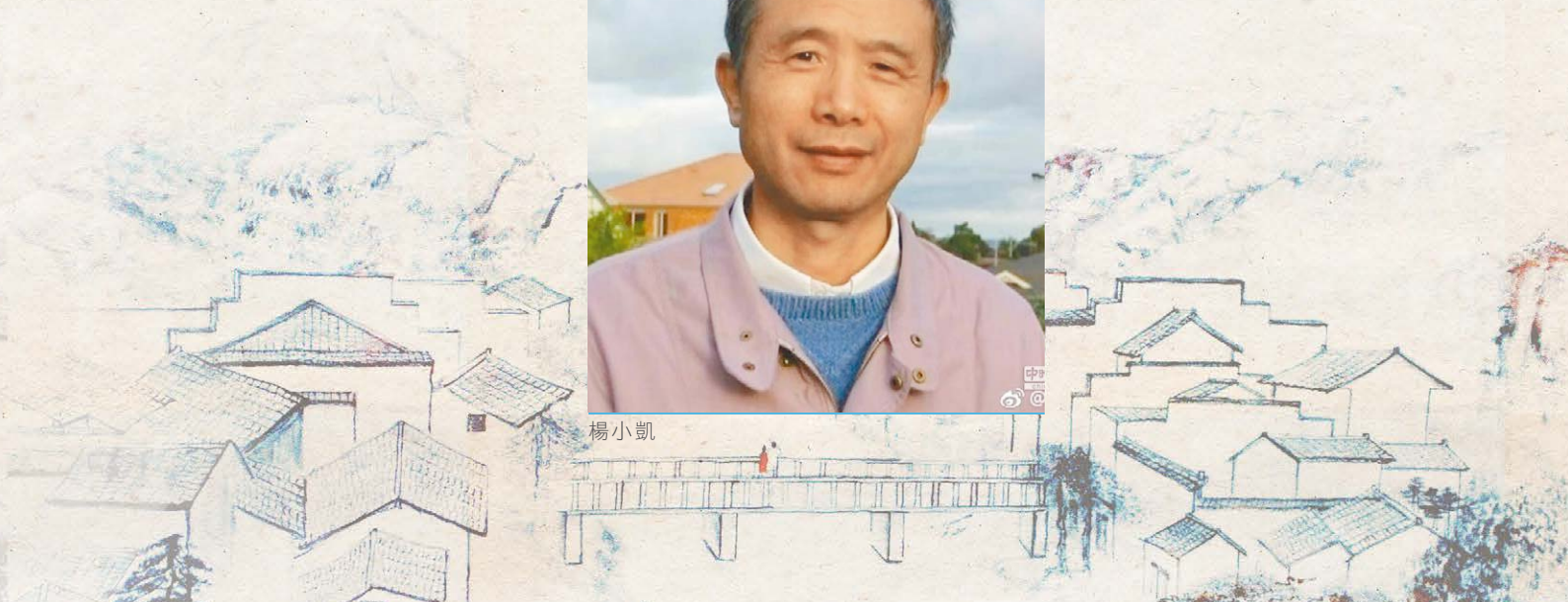
朱棣文



葉企孫



楊小凱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論語·為政》）。我們一眾學人都已脫離十五歲，正在邁向三十歲的路上；我們都正在懷着學習的志向，欲耕耘一番事業的年紀。就在這時，林先生為我們安排了是次讀書會，以「做人、求學和興趣」為主題，引導我們研究古今先賢的經歷和思想，為我們提供一點方向。

林先生指導我們觀看朱棣文於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並着我們自行研究葉企孫和楊小凱二人。是次讀書會前，這些名字都對我來說都很陌生，可一找資料，就發現他們都是歷史和社會上出色的人。林先生帶領我們在會上分享和討論，看看這幾位巨人和我們的關係。

諾貝爾得獎者、曾任美國能源部長的朱棣文，致辭時提醒初入職場的畢業生們，要跟隨自己的 passion 走；而更重要的，是在走到生命盡頭時回首，能為自己所觸碰的生命和所改變的事情而自豪。

清華大學物理系創立者之一葉企孫，就是這樣的一個榜樣。他培養出中國 79 位院士和 2 位諾貝爾得獎者；1999 年，23 位獲頒「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13 位就和他有師生關係。他雖無兒無女，卻桃李滿門。雖然他口吃且有口音，但教學認真，說不清的字就寫在黑板上；當時清華教學環境差，他爭取為清華建設先進實驗室、添置器材，以提供更好的環境支援學生研究。他有一本小本子，

記着每位學生的學習情況，並按此因材施教，安排學生出國學習或就業。清華大學首屆物理系的四位學生，除了於三一八慘案喪生的一位外，其他三人也經他安排到國外留學，並學有所成，回中國的大學任教。他不只看他的教學工作為一份職業，而是由心關心學生和傳遞知識。

葉企孫教學的認真和對學生的關心使我欽佩，相信是他培養出眾多人才的重要原因。他們提醒我在自己熱衷的範疇上，要認真於最基本和細緻的部分，並把握求學的時間，好好裝備自己，在自己領域上打好紮實的基礎，將來造福他人。

澳洲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曾被兩度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他其實 20 歲時就因發表文章而被關押入獄。但他在服刑期間，向同被關押的大學教授和工程師等人學習大學課程，出獄後更旁聽大學的數學課。他正是在找到自己的興趣後，懷着熱情，努力克服環境的不利而求學，最終成就甚至比能正常上學的人高。這種不放棄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在求學路上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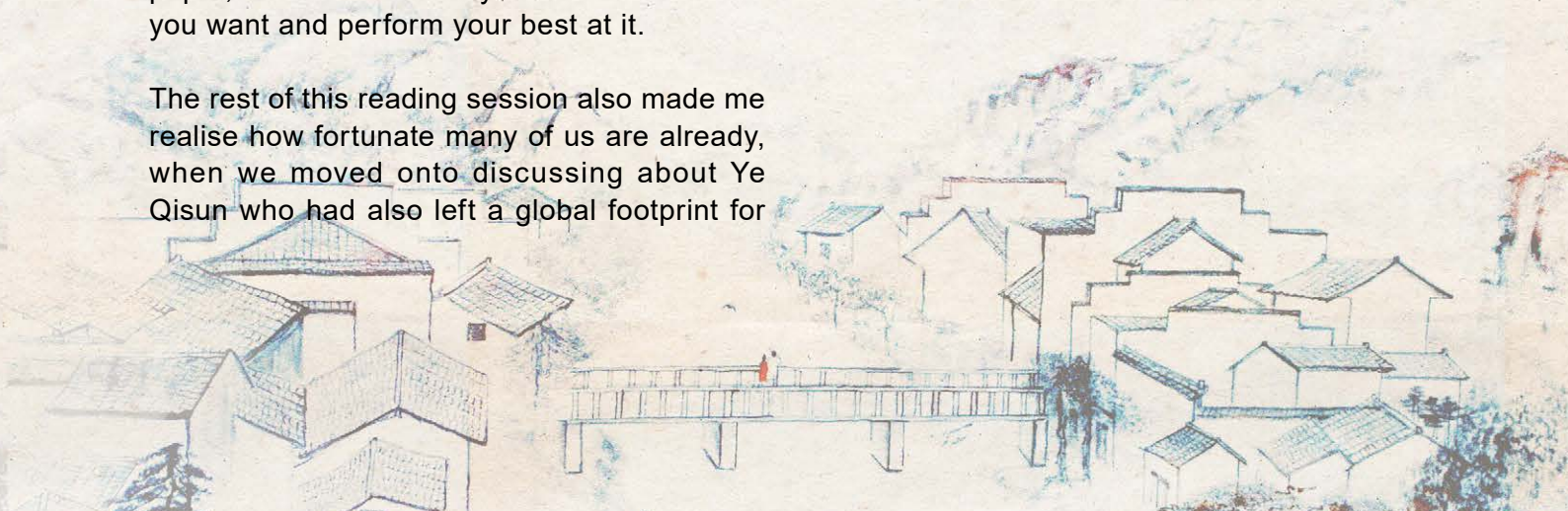
林先生還挑選了五句《論語》精句，讓我們研讀，並在會中分享如何把這些古人的智慧，應用於現今的生活和學習。是次讀書會擴闊了我的視野，讓我們看到古今中外巨人們的思想人生，並在興趣、求學和做人方面，給予我們啟發。



This reading session covered a breadth of new information, knowledge on famous words and people about how to approach life, studies, and interests. All the famous individuals we read about had left a legacy o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but they certainly did not make it easy. The words of wisdom from Steven Chu, former US Secretary of Energy under President Obama, were particularly striking. First of all, it is very impressive a Chinese American could ever break the glass ceiling and make it that far up to the top in governance. Second of all, he had also w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1997. But from the research material we were provided on him, of his commencement speech at Harvard 2009, he struck me not just as a man of diligence and high intelligence but also of compassion. He said and I quote "source of pride won't be things you have acquired or recognition, but rather 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 And all the rest of his speech spoke for itself. This salient line may not ring true to many who are successful out there, who have been too busy chasing money, power, status. For a man as himself who has achieved power and academic success to think this way - I believe it is a rarity.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stay focused on our purpose in life, to reflect upon ourselves what it is that we hope for. I remind myself with his words that let passion lead first, and the rest will naturally come with it. It can be tiring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name of a scholarship and the name on a paper, but rather follow your instinct on what you want and perform your best at it.

The rest of this reading session also made me realise how fortunate many of us are already, when we moved onto discussing about Ye Qisun who had also left a global footpri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when he traveled abroad to study then returned to found Tsinghua University's science department. When he was of old age, however, his fate was met with jail as caught in the whirlwin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later, schizophrenia. Life is oftentimes simply unpredictable. And another figure we discussed, Yang XiaoKai, proves this as well. He stood up for his beliefs and came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ulting in years of jail when he was merely in secondary school. While in jail, he sat with dozens of professionals whose presence luckily helped teach and inspire him and he later became an influential economist. Moral of their stories, to me, is: life tastes of sweetness as well as bitterness, learn your passion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ouch the lives of others as a good person. In Confucius's words (not perfect translation), "They who love it are better than those who know it, and they who delight in it are better than those who love it." In the world of delight, you don't learn something for some reward, you indulge because learning itself brings you joy. I believe when one treats his or her studies or career this way, other so-called rewards would follow. This is the wise way of approaching life and a reminder I'll carry with me for life.



記第一次讀書會有感

第一次舉行讀書會的主題是：做人、求學和興趣。「做人」，何謂做人？孔子在《論語》中教授了許多為人之道，由求學擇友的態度乃至為政之道皆有提及。學為人，即學為「仁」。而體現「仁」，亦即體現人的道德主體性，因為縱然人不可控制命運，仍可自主地有意識地行使道德，是以「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此，「做人」，即代表體現「仁」，待人接物彰顯人的道德主體性。

對我而言，做人、求學和興趣都是構成一個圓滿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是一個需要窮一生追尋答案，並將之實踐的議題。但此三者裏，孰輕孰重？

新亞書院的學規中，第一個綱宗便是：「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顯然，書院裏的先賢們認為求取學問與「做人」是渾然一體，同等重要。在理想情況下當然是魚與熊掌兼得，但若只是二者擇其一的話，到底誰更要緊？朱棣文在哈佛大學2009年畢業典禮致詞中，建議這些絕頂聰明的哈佛畢業生當個好人。做個好人遠比做一個聰明人重要。

就效益而言，當一個聰明而有具備良好道德規範的人，對整個社會會帶來更大的效益，例如他們會想出更具效益的方法去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處理各種天災人禍等問題。當然，當一個平庸的人也無不可，至少他們不會對社會造成威脅。

惟一個聰明而不接受任何道德規範的人，便有能力迴避制度規範，甚至改變制度以滿足一己私利，例如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屠殺猶太人的希特拉等。這類人十分危險，對社會傷害極大。

所以我認為，「做人」較「求學」重要。但要達到生活的幸福感和滿足感，我們還是必須尋找一項興趣，以寄托生命的熱情與意義。儘管我目前還是在尋求當中，但「吾將上下而求索」，盼有天能達成願望！



讀書會二： 王國維、王小波、陳寅恪

日期：2020年7月6日

zoom

第二場讀書會，林先生主要提及兩位近代中國大學者王國維和陳寅恪，以及作家王小波。透過閱讀陳寅恪為王國維書寫之墓銘、王小波的作品〈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以及陳寅恪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寫之審查報告，林先生希望學員能認識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之精神。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王國維



陳寅恪



王小波



■ 鄭安琪 (細 Emily)

第二次讀書會圍繞王國維、陳寅恪和王小波三人討論。在討論前，我對王國維和陳寅恪的思想只是略知一二，多是關於二人在史學上的貢獻。上年暑假，我曾到清華大學交流，雖然有清華大學學生帶我們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參觀，但也僅是走馬看花，只看到碑文中「思想之不自由，毋寧死耳」後便匆忙趕去上課。直到這次讀書會，我才有機會仔細閱讀該碑文和了解其來龍去脈。陳寅恪的碑文提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確是真理，要讀書有所成，必須忘卻他人、世俗之所見，專注於自身，正如許多人對歷史有偏見，認為已有既定事實，便毋須再作研究，我有時會因此感到氣憤，但這卻也證明歷史研究的重要。只有藉呈現歷史的多面向，才能修正人們的偏見，從而更深刻理解現代社會及當中現象之形成。

這次讀書會中最發人深省的是陳寅恪的處事態度。由他所撰寫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可見，陳氏對馮氏之書所引證的史料有所保留，然他在審查報告中先是讚揚馮氏對古人學說有瞭解之同情，後才詳細指出相關問題。我原未留意他先揚後抑之手法，只是單純被他提出對歷史「要有瞭解之同情」的觀點所折服，但與林先生和其他學人討論後，我才恍然大悟陳氏用意之深、處事之圓滑，他沒有因自己當時聲名大噪、為多數人景仰而驕傲自大，反而仍謙虛

謹慎，尊重每一作者和論述。陳氏為人處世之法，的確十分值得我敬佩與學習。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也予我莫大啟發。生活對我們總有許多設置，如小時候被父母安排各種興趣班，及長大後必須有穩定的工作和家庭，一切按部就班，就仿似豬的命運，被餵養長大後，便會被屠宰。但文中那隻獨立特行的豬卻不同，他敢於反抗，不接受已安排的命運，與管理他的人鬥智鬥勇。其實王小波也是藉此暗喻自己，抒發自己不願隨波逐流，希望隻身追求自由之願。這亦難怪王小波被譽為是陳寅恪之後，促使中國第二次自由主義興起者。即使面對強權政治或世俗的壓迫與不理解，人仍是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一顆桀驁不馴、不屈不撓的初心。如是，人生方會活得有意義和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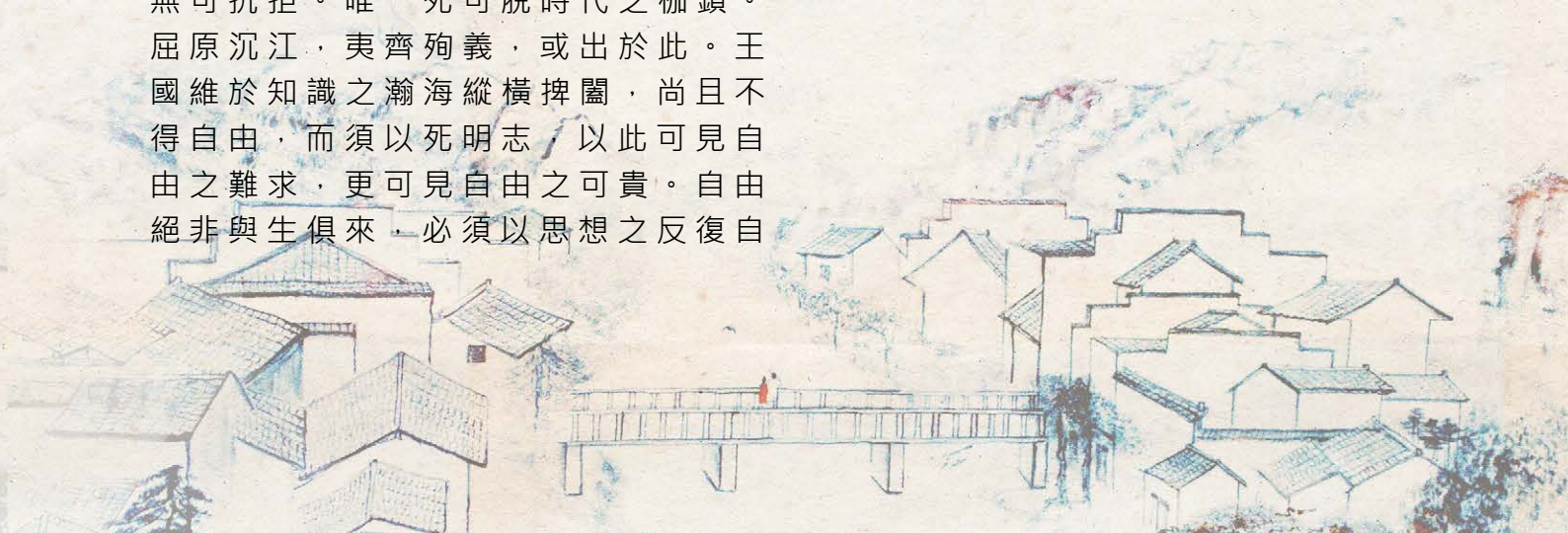
思想之自由與獨立，乃學者不可移易之靈魂。

林先生精選王小波〈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以及陳寅恪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作是次讀書會之閱讀材料，足顯其良苦用心。時局艱難，風波不斷。沉默無語寂然成了時代狂潮，不待滴水穿石，已見巨浪滔滔，鋪天蓋地。知識分子驟臨亂世，難免失其方寸，更遑論振衰起弊。此時重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細想豬兄之不甘平庸、逃離桎梏，真有振聵發聵、恍然大悟之感。特立獨行殊不容易，崇高之理想往往遙不可及。有人說過「我不想二十歲就死了，七十歲才被埋進棺材」，二十歲尚有談理想的青春，在這熱血的年華死了，豈不可惜？天下之事，為之則難者亦易，不為則易者亦難，勉力為之，以義制命，以力勝命，則無悔矣。

王國維自沉一事，歷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此處據陳寅恪所撰碑文，作一可能之解讀。發揚真理，途徑有二，其一激濁揚清，其二教化諷諫。行此二者，則不得已與時代相觸，而為時代之奴隸。時代之毒，入人骨髓，無可抗拒。唯一死可脫時代之枷鎖。屈原沉江，夷齊殉義，或出於此。王國維於知識之瀚海縱橫捭闔，尚且不得自由，而須以死明志，以此可見自由之難求，更可見自由之可貴。自由絕非與生俱來，必須以思想之反復自

省、從理不從俗之敏銳自覺、與自甘寂寞之大勇精神求得。自由之代價或許並非血汗，而是內心與自我交戰、鍛練心志時之無盡煎熬。

今人常言「不自由，毋寧死」，陳寅恪原文實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矣」，所重者乃思想精神之自由獨立。思想若得自由，即使身陷囹圄，亦為自由。思想之自由予奪不由人，獨立之精神在於明心見性，不與俗同流，此理千古不易。我不敢攀比先賢，惟望以此為標杆，勉而為之，躬而行之。



在這一次讀書會中，我們探討了王小波的文章〈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和陳寅恪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

王小波的這篇文章篇幅不長，卻蘊含很深沉的意味。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隻與眾不同的豬。牠與其他被人類圈養的動物不同，總是我行我素，不斷挑戰人們設下的限制。結合王小波的寫作背景，我們可知他所寫的其實就是文革時期下中國人民的生活。他們就像文章中被圈養的動物一樣，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如同他在文章末段所言，當時許多人只能以被設置的方式生活，卻對此處之泰然，而敢於無視這些限制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中國社會真實的一面。這段歷史對中國日後的發展，有着極深遠的影響。

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立於清華大學，為紀念學者王國維所立。王國維對國學有深入的研究，並曾出任清華研究院的導師。後來他被發現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中，實在令人惋惜。王國維自沉的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這塊紀念碑的碑文上，我們可知撰文的陳寅恪認為他是殉於仁聖之道，更強調此舉展現了他獨立自由之意志。在如今的價值觀中，殉道之舉，固然稱不上能彰顯自己的自由思想。不過，不論王國維自沉的真正意圖為何，我們仍為痛失一代國學大師而感

到遺憾。

除了上述的碑文以外，陳寅恪亦為馮友蘭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撰寫了一篇審查報告。他指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學者，往往不能代入古人所處時代，而以當代的準則評論古人的學說。此外，他亦解說了一些詮釋史論的方法，根據前人所著的史論推測撰文者的時代信息。陳寅恪無疑十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國歷史的風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很多學者根本不能跳出自己的時代，僅以當代的標準評論古人學說，結果只會變成談論當代學說而已。而且，他又能利用這些學者的心態，反過來推測他們所處之社會風氣。這種推論方式實在十分精密，相信對研究史料的學者極具啟發意義。



讀書會三： 蘇東坡的詩詞與一生

日期：2020年7月13日

zoom

為了提升讀書會的深度，林先生更新了本學年其中兩次讀書會的題目，本次關於宋代文豪蘇東坡（蘇軾）的詩詞與一生。林先生與學員分享了中央電視台一套六集的紀錄片《蘇東坡》，並以此作為讀書會的討論起點，並希望學員從蘇軾的人生經歷和詩詞作品得到啟發。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他就是当时的黄州太守



蘇大人的大作與人生

要形容蘇軾，多才多情、曲折坎坷、快活闊達適合不過。他的才情、仕途、態度，可對應他的詩詞創作。

才子多情，情感是創作泉源。千古傳頌的〈水調歌頭〉、〈和子由澠池懷舊〉表現兄弟友愛關係。而令我心戚然的，是東坡悼念首任妻子王弗的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斷腸處，
明月夜，短松岡。

蘇軾十九歲與同郡王弗結婚，嗣後出蜀入仕，夫妻琴瑟調和。惜甘苦與共只得十年，王弗便逝去。距王弗之卒又十年後，他在密州一次夢見王弗而寫下此詞。「不思量」似無情，卻死生契闊而不嘗一日去懷，而「自難忘」。他記下夢中妻子美好形象「小軒窗，正梳妝」，猶如結縭未久的少

婦，可惜兩人已經生離死別，蘇軾對妻子懷念不已，生死不渝、細膩真摯的情感，牽人腸肚。

此外，蘇東坡憂難波折的仕途也是他人生重要部份。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次年病死常州。他自述〈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被貶黃州惠州儋州時，反而可以專心服務百姓，多做實事，暫離宮廷鬥爭。同時有更多空間、靈感創作。

經歷與親人的生離死別，見盡朝野爾虞我詐，在位上君昏庸無情，蘇軾雖自道「心似已灰之木」，我以為是對不能控制之世事心死，但對身邊的人、事、物、生活更充滿熱情，顯現可愛快活的一面，例如被貶黃州時，生活貧困，當地豬肉便宜，本地人卻不太會煮食，蘇東坡遂仿原烹煮方法，再加以改良，還將烹製經驗寫了一首《豬肉頌》：

淨洗鍋，少著水，



柴頭爨煙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

黃州好豬肉，

價賤如泥土。

貴者不肯喫，

貧者不解煮。

早晨起來打兩盃，

飽得自家君莫管。

能克服自身種種限制，並昇華成藝術
創作及人格。活得自在。

此道「東坡肉」，美名不脛而走。
不過東坡雖好豬肉，但「若為格調故，
東坡肉可拋」——《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

不可使居無竹。

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

俗士不可醫。

旁人笑此言，

似高還似癡。

若對此君仍大嚼，

世間哪有揚州鶴？

總而言之，小女子佩服東坡先生



■ 陳懿晴 (Christy)

這次讀書會的預備材料，是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聯同不同單位，於2016年首播的六集紀錄片——《蘇東坡》。

相信大部分人對蘇東坡這名字也不會陌生，我亦不例外。自中學中文課和文學課，到中大中文系的導修課，均能接觸到他的作品。我中學時也很喜歡蘇軾，甚至在聯招分享中寫上他的名字，不過對他的認識卻未夠全面。這六集紀錄片，通過到訪不同國家、對各國學者和人物的採訪和拍攝，加上演員的演繹和詩文的引用，配合音樂，把蘇軾的人生及其對中西各方面的影響呈現在觀眾眼前。

讀書會前，林先生邀請我們每人分別找三首蘇軾的作品——一首他壯志驕陽春風得意的作品、一首他生活坎坷人生窮困的作品及一首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我分別選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卜算子·黃州定惠寺寓居作〉和〈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三首。第一首是我於中文系導修課學到的，寫於烏台詩案前三、四年。首句「老夫聊發少年狂」，引出蘇軾在打獵時的意氣風發，雖他當時已有一定年紀，但整首詞從自己打獵的狂放寫到擊退外族的決心，可見他的豪氣。

讀書會中，我發現有學員第二、三首的選項和我一樣。是的，別人覺得蘇軾豁達，但他畢竟只是個凡人，心情還是會被際遇影響。〈卜算子〉

「有恨無人省」「寂寞沙洲冷」就真實流露他內心的孤寂，拉近了我們和蘇軾的距離——大家也是有血有肉，易被環境影響、被情緒牽絆的人。不只一人和我一樣選了〈定風波〉為最喜歡的作品。林先生在讀書會中，多次提到和我們分享蘇軾的原委：人生有太多不如意，他欲我們學習蘇軾的豁達。蘇軾一生有大大小小不同困難，他起初也有所畏懼，但後來卻衝破了環境，怡然自得，流露出「也無風雨也無情」的豁達。這大概就是林先生希望我們能從蘇軾而得的一點啟示吧。通過不同作品，蘇軾的性格立體而鮮明地呈現於字裏行間，大情大性躍然紙上，雖我們和他相距千年，但通過文字，亦能窺探一下這位傳奇人物。

坐在電腦前觀看這些影片，輕輕鬆鬆地汲取有關蘇軾的知識，是一種享受。蘇軾的影響比我們想像中大，除了文學，書法、繪畫、飲食、音樂、地方名稱等，均能和蘇軾拉上關係。蘇軾對中國人，甚至世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質和精神上的影響。認識蘇軾，是認識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環。



(一) 得意時

《浣溪沙·端午》

輕汗微微透碧紈，明朝端午浴芳蘭。
流香漲膩滿晴川。
絲綫輕繞紅玉臂，小符斜掛綠雲鬟。
佳人相見一千年。

我非常喜歡《浣溪沙·端午》一詞對女子的體態與樣貌香艷和美的形容。朝雲是被蘇東坡收留的侍女，詩中形容的正是朝雲，皆因她的生日就在端午前後。詞中開首形容天氣稍熱，女子易出「輕汗」，「微透」著「碧紈」。當中「透」字用得非常貼切，將半明半暗的膚體朦朧美襯托得宜，讓讀者浮想聯翩。後來以「流香漲膩」、「紅玉臂」、「綠雲鬟」等形容朝雲的媚態，不難發現蘇東坡根本處處流露對朝雲的憐愛之情，從而抒發出溢美的詞。朝雲穿着自然華麗，正好與她的雅靜性格相符。「明朝端午浴芳蘭」，則更顯得蘇愉悅的審美。詞中體現了朝雲由芳體而及蘭心純潔高貴的情操和美態。

同時，詞的上片預示正值端午初夏季節將開展浴蘭活動，喜慶氣氛濃郁。下片則寫詞人偕朝雲參與具體的端午節俗活動。詞人着重寫了兩項端午節俗活動。一是辟邪：「彩線輕纏紅玉臂」，「以五彩絲系臂」，使朝雲「玉臂紅」而長壽安康，用五色花線纏粽子投江以吊屈原之魂有同等意義。二則是通神明保佑：「小符斜掛綠雲鬟」，使朝雲「雲鬟綠」而身健。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小孩穿老虎腰肚，

門上掛蒲劍以辟邪護身有同等意義。詞人用對偶句形式描寫纏線、掛符等活動，為的是「佳人相見一千年」，願靈驗得到應證，能與心愛的人長伴相守，充滿了蘇對朝雲深情的告白。皆因朝雲在蘇東坡得意時在歌舞班被收為侍女，而當蘇被貶黃州時同樣相守在一旁，對蘇聖貞不渝，讓蘇慢慢恢復生氣和活力，更漸漸恢復詩詞創作，可見兩人的情誼深厚，全詞表面來看是民俗詩，充滿了濃郁的端午民俗氣息，實則是處處滲透蘇對紅粉知己的愛情和眷養情誼。

(二) 坎坷時

《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
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
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尊斷送秋。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
明日黃花蝶也愁。

這首詞是蘇軾貶謫黃州期間，於公元1082年（元豐五年）重陽日郡中涵輝樓宴席上為黃州知州徐君猷而作。作者以詩的意境，緊扣重九樓頭飲宴，抒寫了自己的胸襟懷抱。詞的上片寫樓中遠眺情景。首句「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描繪大江兩岸晴秋景象，江上的水淺，是深秋霜降季節現象，以「水痕收」表之。「鱗鱗」是水泛微波，似魚鱗狀的遠洲，水位下降，「遠」一字體現的是登樓遙望所見詞中抒發了蘇以順處逆、曠達樂觀卻略帶惆悵、哀愁的矛

盾心境，情真意切。

當中以「破帽」來比喻自己官場失意的情境，非常形象化。蘇剛被貶黃州心緒煩亂，一方面是因為從知州高位變成個保安副隊長，心理落差太大；另一方面也是薪俸微薄，難以言喻的苦澀，在重陽節期間思考如何度過人生，借酒消愁，打發時光。「萬事到頭都是夢」則是一種淡然無奈的心境，蘇洞悉到世間萬事皆是夢境，榮辱得失和富貴貧賤，都是人生的過眼雲煙；世事的紛擾，耿耿於懷也無補於事。當中「明日黃花蝶也愁」則是感嘆，重陽節後菊花色香大減，連迷戀菊花的蝴蝶，也會感嘆發愁，像是形容自己在官場大勢已去，懷才不遇的哀傷，「颺颺」、「休休」的擬聲詞中也反映出蘇逃避現實苦難的心境，在詞中深刻體會到蘇在人生中進取與退隱、積極與消極的矛盾雙重心理中糾纏，無法排難解憂，遂飲酒作樂。

（三）喜歡作品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
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
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
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另外還有前引之《南鄉子》。兩首詞都作於九月九日重陽節這一天，

但不是同一年的重陽。「相逢不用忙歸去」詩中原意是：好不容易相聚在一起，不要着急回去，期盼與友人相聚一堂，趁着重陽節菊花盛開，一起賞花。而「明日黃花蝶也愁」作結，是十分有趣的現象，皆因在蘇的詞中曾出現兩次，像是蘇對人生的反省，不斷提醒自己的過程。

「明日」指重陽節後，農曆九月九日，為傳統的重陽節。九月九日，日月並陽，兩九相重，與「久久」同音，九在數字中又是最大數，有長久的含意。「黃花」指菊花，意指重陽節過後逐漸萎謝的菊花，重陽賞菊是中國的傳統習俗之一。古代的文人騷客常在這一天相聚賞花，吟詩作對。「明日黃花」漸漸被看作為一個成語，比喻過時或無意義的事物。應用在蘇的經歷中，他二十出頭進京赴試，名動天下，不幸接連經歷母親、妻子、父親的亡故，不斷回鄉丁憂、守孝，待他還朝已經三十多歲。回朝不久，趕上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因政見不合而被排斥，烏台詩案爆發，險些被斬，被貶黃州，從金碧輝煌的宮殿退隱，可是蘇歷經滄桑，身處荒蠻之地也能堅強生存，因此，這既是一種愁緒和執念，同時是一則不用回到過去浮華生活的提醒。抓着安靜的時光，活在當下。



遺憾由於實習，未能參與是次讀書會。在看讀書會的資料時，深深被蘇軾的一生吸引住。每看完一集，心中猶被洗滌過一般，讓我禁不住再看一次，乃至看了許多額外的資料。縱然未能參與討論，仍欲與學人們分享我的感悟。以下將分享蘇軾在不同時期所寫的作品。

《和子由澗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本想分享紀錄片裏面沒有提及的詩詞，但反覆思量，還是最喜歡上述這首詩。在蘇軾政壇得意時，他把心思主要放在策論上，留下的詩詞自然比較少。這首寫於蘇軾高中科舉，即將任官的人生轉捩點，正與我們現在的處境相似，故特意分享。

嘉佑六年，蘇軾前往鳳翔任官，途中經過澗池，正是當年與弟弟蘇轍上京赴考曾經過的地方。六年光景，二人已從少年躍然成為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正要大展雄圖。面對新的開始，固然值得欣喜，但同時充滿着對未來的不安。

當時，蘇轍與哥哥面對這相似的處境，寫詩給哥哥懷緬過去。（附上蘇轍的《懷澗池寄子瞻兄》：「相攜

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嶠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遊佳味少，無方騅馬但鳴嘶。」）蘇轍懷緬過去與蘇軾一同度過赴考的艱辛，分別之時依依不捨。現在只能遙想長兄與自己同樣向着孤獨不安的未來前進，以遂對長兄的思念。

蘇轍這詩，可謂道盡了當時「大學畢業生」的不安。然而，蘇軾看得比蘇轍更闊達，他明白世事無常、人生際遇變幻莫測，難以一生順心稱意。但他更明白，飛鴻也有在渾濁的泥濘上留下腳印的時候，何況是人呢？蘇軾年輕時候，已經對苦難有深刻的反思，為了自己的志向，他願意面對這些無常，願意在寒冷蕭瑟的日子，在泥土上留下腳印，寄往再翱天際的一日。

面對不穩的社會環境，我們或許會像蘇軾兄弟倆般，心中充滿不安，但懷着「飛鴻踏雪泥」的感悟，或能助我們更篤定地面對未來。

《臨江仙·夜歸臨臬》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穀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中央電視台紀錄片裏面提到，蘇軾一生渴望逍遙自在的生活，同時心繫朝廷，從未真正歸隱。我認為，這嚮往是在充滿磨練的人生中，一片心靈綠洲。這首詞正能表達蘇軾如何安寢於這篇綠洲之上，度過人生最失意的日子。

人世間能夠順利追求理想生活的人，往往只是少數，失意者佔大部分。如何在失意中尋得愜意，是我們都需要學習的功課。蘇軾被貶黃州，在東邊山頭開闢了一片天地，白晝耕作，夜晚飲酒暢談。回到家中時，家人們都已熟睡，把這位失意的大文豪拒之門外。蘇軾毫不介意，走到家門前的江邊享受大自然「取之無禁」的「無盡藏」，在一片浩瀚之中紓解了營營役役的不痛快。這時候，蘇軾雖身在黃州，但他的心靈已經隨着小舟飄向遠方，逍遙自在。

我常掙扎於儒道之間，我敬佩儒者對品德的恪守與對社會的憂患意識，同時渴望如莊子般逍遙無待。蘇軾的詞領我來到了掙扎的出路。蘇東坡面對人生屢次貶謫，痛苦而不逃避，在苦難中覓得逍遙，同時不忘初心。我嚮往蘇軾的灑脫，敬佩他對世界從一而終的善意。望我們在每日營營役役的打拼後，能留給自己的心靈「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空間。

《前赤壁賦》

蘇東坡一生在黃州留下了最珍貴

的文化遺產，故很想跟大家分享多一部作品。蘇東坡的《前赤壁賦》是高中文學課程其中一篇指定篇章，是我高中時期最喜歡的作品。在文憑試最緊張的時候，曾在夜裏背着《前赤壁賦》入睡時，夢見了與東坡泛舟於赤壁之下。但當時的我，只能在字句與前人的賞析上嘗試理解蘇東坡的心境。在兩年多的人生歷練後，再讀，感受更深。

曾看過一篇論文，裏面提到在衰世中，文人們更能體會及時行樂的真意，在行樂之中顯露出揮之不去的憂傷。蘇東坡此文剛好相反，他能在滿目憂患下，體悟到了人生的豁達自適。

除了末段的說理部分外，我很喜歡這個選段：「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這一段既寫蘇軾縱面對人生苦難深重，仍有與朋友在江上盡情暢飲的豁達，同時能夠面對人生在世的渺小與短暫。在這悲喜交雜中煥發出的積極樂觀，最能動人。

蘇軾對我而言是偶像般的存在，我把央視紀錄片看了兩次，最近也正在看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與蘇東坡的一些作品，希望能夠多在文字中尚友蘇軾，學習他的樂觀灑脫。



(一) 得意時

《和子由澗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上人困蹇驢嘶。

這詩是在蘇東坡仕途正式開啟，事事暢順時寫出。儘管還未體驗到後來的艱苦，他已能以小心翼翼的心態去看前路，可見他心機早熟的一面。「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在描述那些萬里飛鴻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接着就又飛走了，意味前程遠大，當下並非終點，說明他看透人生的無常。同樣意思亦在這句「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體現了，代表老和尚已經去世，他留下的只有一座藏骨灰的新塔，也再沒有機會到那兒去看看當年題過字的破壁了。這首詩令我們感到人生的無常而顯出人生的可貴。當時的蘇東坡眼見兄弟倆都考得好成績，所以前途光明，亦表示了更要珍重當刻的每一時每一事了。較為重要的一點是從這詩詞能看出蘇東坡即使面對看似平坦的人生大道，他都能夠保持危機感。這提醒我們在得意時都應學會反思，看到不足的地方，才能不斷進步。

(二) 坎坷時

《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
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
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
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東坡的仕途幾經坎坷，一心認為自己的才智和科舉成績出眾足以贏得京中臣子的賞識和支持，可惜命運的安排，令他遭到變法派的陷害，以致淪落到杭州作通判，後又到惠州等等。這首詩詞出自他人生失意時，遠程途中抱着失意心境所描寫的。「花褪殘紅青杏小」寫了衰亡的花朵，殘紅褪盡，雖也寫了青杏初生，是大自然的規律，但是句子讓人多感淒涼。

接着他將目光轉移到樹枝上描寫著柳綿紛飛，春色不再，再次表達傷感。「天涯何處無芳草」在現今社會常被用於鼓勵失戀的人士豁達地看待感情，但是從這詩詞能看出原意更像是一種傷春情感，說春天就這樣過去了，隨便哪兒都能看到青草。他內心的孤單和寂寞也從第三行詞體現出來：他只寫露出牆頭的鞦韆和佳人的笑聲，卻是看不到這位佳人的，只因有牆外之分，牆外是趕路的行人，但是他們的心情和神態究竟如何？留了一片空白。行人逐漸離去，佳人的笑聲就再也聽不到了，情境顯得靜悄悄，但是行人的心卻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因為他們「有情」而遭遇佳



人的「無情」，心中無可奈何，所以感到十分煩惱。這反映出他內心的矛盾，感嘆自己坎坷的經歷，亦都只能懷着聽天由命的心態。這首詩總括而言是帶給讀者一種哀傷的感受，卻又不是一種埋怨的心情。

(三) 喜歡作品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選這首詞作為我最喜歡的蘇軾作品，某程度是因為我早就被鄧麗君以動人歌聲唱出「但願人長久」而有所偏愛。我知道這詩詞是蘇東坡在中秋月圓下有所感觸而寫出，但後來藉讀書會機會再深入了解，方知當時他懷念胞弟蘇轍，於是寫出自己遙思千里之外的親人，一邊賞月一邊飲酒，直到天亮。當時他正在擔任密州知州，是他經歷無數艱難後的人生後段，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反問天上的神仙世界又不知到了哪一年。他說明自己想乘仙風上天，但又怕到了那玉石砌成的月宮裏，不能承受高處的寒冷，跳起舞來也只有孤獨的影子相伴，意味着一種失落。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說明月亮為何總在親人離別時才這麼圓，令我想起自己和家人的那種情懷。以前長時間獨處美國，都沒有機會好好與家人相處，像是說明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其實都是按照自然和人事的變化規律，而聚少離多是世情之常。當時身處遠方的我只能「但願人長久」，亦就是祈求家人健康平安。原本還以為這首詞從鄧麗君口中唱出是關乎愛情，但原來是一首懷念親人的詩詞，所以美妙歌聲和動人詩意深深印在我腦海裏，成為我最喜歡的蘇軾詩詞。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

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

約他年，東還海道，

願謝公，雅志莫相違。

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此詞是蘇軾由杭州太守被召回作翰林學士時送給他的好友參寥之作，表現出深厚的友誼及超然物外的人生觀。上片詞人以錢塘江水的起伏跌宕比喻人間的悲歡離合，又以江水與夕陽的無情襯托人間的有情。「白首忘機」顯示他淡泊名利之心。下片借用《晉書·謝安傳》的典故，安慰朋友參寥，指「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自己不會使他慟哭於西州門下，強調自己歸隱之志。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此詞是蘇軾因烏臺詩案而貶謫黃州後創作，屬於仕途失意時期的作品。詞人上片以家童如雷的鼻息與江水聲，生動地烘托出一個幽靜的深夜時份，詞人無法進入家門，遂走至江邊。聽着潮水聲，思緒翻滾，回首自己宦海浮沉，遭人誣陷，瑯瑯入獄，身心本已飽受煎熬，又再謫居蕭索之地及生活的重擔，種種悲哀與感傷，一時湧上心頭，使到灑脫豁達如蘇軾在下片深沉慨嘆「此身非我有」，何時能擺脫不可控的命運。望到靜謐美好的江面，他只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忘掉紛亂的人生，拋下各種負擔累贅，歸隱大江大海之中，駕一葉扁舟，任意飄遊四方，快意人生。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是最喜歡的蘇軾的詞。它當中折射的不隨物悲喜的超脫人生觀，是我極其希冀能夠企及的人生境界。世事的滄桑歷練，都是磨礪心性的上上佳品。黃州對於蘇軾來說，是個人生涯重大轉折點。飛鴻本該在天上肆意翱翔，卻囿於雪泥上蹣跚踐踏。

蘇軾縱然經歷了種種困境，但他卻沒有意志消沉，怨天尤人，反而放下身段，由鼎鼎大名的大詩人安然轉變成農民身份，全盤接受人生中的逆境，在困頓中掙扎向前，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及智慧才能成就此事！此詞充份表現這種接納一切的人生態度。雖大雨滂沱但「余獨不覺」，「吟嘯」、「徐行」、「誰怕」可見他不但坦然從容面對這場急雨，甚至有些樂在其中的意味。

面對人生中的驟晴驟雨，都不改從容與泰然自若，隱隱與佛老之道的那種順應人生際遇，拋棄成見執着的哲學相呼應，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超脫曠達的人生觀。

讀後對蘇子的欽敬又深一重，且餘韻不絕，久久未能忘懷。



蘇東坡是舉世聞名的的大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散文家、書法家、藝術家和政治家。如今，蘇東坡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符號，留下了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精湛作品。雖然他的文學成就極高，但他的人生卻充斥各式各樣的苦難。

蘇東坡在一生中受到最大的打擊，當屬為他帶來一百三十天牢獄之災的烏臺詩案。在此之後，他又被貶官至偏遠的黃州，本應是他的人生低谷。然而，蘇東坡卻在黃州迎來他的文學創作顛峰，寫下了《前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我很難想像蘇東坡是如何能在承受如此大的打擊後，依然保持正面樂觀的心態繼續生活，甚至從事文學創作。事實上，我相信他在那段時間也曾經感到失落和沮喪。例如，他便在《卜算子·黃州定惠寺寓居作》中表達了無人了解自己的寂寞。他也有各種情緒，並不總是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苦難。

那麼，蘇東坡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這段經歷呢？我認為他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最能代表他在貶官黃州期間的心境。此詩詞敘述他在沙湖途中遇雨，後再遇晴天一事。暴雨好比人生中的挫折，蘇東坡並無法躲避。不過，他並不會只注視人生的苦難，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步伐，最終迎來晴天。詩中最後一句「也無風雨也無晴」更是一種人生態度的昇華。蘇

東坡不僅是抱着雨後必有晴天的想法，把希望寄托於苦難過後的幸福。對於蘇東坡而言，人生即使是得意或失意，都已經不再重要。在他的路途上沒有雨天，也沒有晴天，而他能繼續怡然自得地走自己的路。人生在苦難之後並不總是伴來幸福，單純地期待未來的幸福稱不上是豁達。只有做到寵辱不驚，不刻意逃避痛苦和追求快樂，才能真正活得自在。相信蘇東坡在他的晚年終能達到如此境界。在外人的眼中，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經歷了許多苦難。不過，我相信對於蘇東坡自己而言，他的一生是淡泊自然的。希望我總有一天也能理解並做到蘇東坡的處世態度。



讀書會四： 徽墨、《易》學與民國文人

日期：2020年8月1日

zoom

本次讀書會也是今年的新題目，林先生以自己珍藏的徽墨為分享起點，旁及《易》學知識及民國文人，包括胡文開徽墨、《易經》中的謙卦，以及胡適先生的故事等。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常言道，道家之術，雜而多端，中華文化，更是如此。中學讀《論語》、《孟子》（範文有〈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文憑試考生必是爛熟在胸，倒背如流了），大學又讀《論語》、《孟子》（中文系的古代文獻範疇，《論語》、《孟子》、《史記》、《史記》、《孟子》、《論語》，無限輪迴），儒家經典往往是教育的正軌。第四次讀書會以徽墨為主題，兼談《易經》，也可說是劍走偏鋒了。

我於徽墨一竅不通，但林先生傳來的其中一張徽墨照片，卻讓我大感興趣。該照片有徽墨四塊，正面分別為八卦中的艮、離、兌、巽卦，背面的圖畫亦非常有意思。艮卦一幅兩山相對，雲霧繚繞，頗有「去留肝膽兩崑崙」之意。兼山為艮，不難理解。離卦一幅日月當空，畫下鮮紅之線條招展延伸，狀獄火之貌。明兩作離，畫意亦甚明顯。至於兌卦，卻畫得甚為抽象，著墨之處帶鎏金色澤，且塊塊分割，如輿圖上之大陸，狀似湖泊，卻又覺詭異。最後的巽卦更耐人尋味。一位將軍（或似士兵）手持一斧一杖，立於畫中，兩側紅旗飄揚。旗幟隨風搖弋，對應巽卦為風，而將軍所隱含的意味則更為晦澀，應與「君子以申命行事」之「申命」中的命令、軍令等意思有關。將徽墨上的卦象、文字與圖畫對讀，亦發掘到不少中華文化蘊藏的智慧與樂趣。

說起《易經》，真是一部神秘又引人入勝的書。第一次讀《易》，是在中四的時候，在書店的新書架上看到饒宗頤主編的一本《易經》的精讀本，便買了來看。最初對《易經》的卜筮頗為著迷，常據繫辭中所記載的蒼草占卜之法起卦，依書解讀，又略讀了邵雍的《梅花易數》、《皇極經世》等書，以此在學校為同學們「指點迷津」，如今想來，實在幼稚。不過當過半個卜攤攤主，也便知道風水術數的虛妄，什麼蒼草銅錢、時辰八字都是幌子，信口開河、編造故事的口才倒是占卜必備的。有云「善易不卜」，也許是看穿了「風水佬（唔止）呢你十年八年」的事實吧。孔子五十學《易》，亦只幸無大過，我初生之犢，太早學易，恐怕是錯得離譜，若是誤入邪道，走火入魔，豈不危險？我還是依從學習之正道，先學好課本上的知識。中華文化的雜學之類，有幸活到知命之年再說，呵呵。



■ 梁慧賢 (大 Emily)

This reading session was particularly eye-opening as we were shown beautiful antique inksticks piece by piece and asked to analyse a few of them in advance. There were two major batches that appealed to me immediately. One of the antiques had carved in a few horizontal lines in a pragmatic pattern followed below by two simple Chinese lines that translates to “a gentleman solves, a villain retreats.” Little did I know, until I started researching, that the lines symbolised something. They can be explained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is inkstick actually represents its 40th “gua”. Turns out these lines are patter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re are eight major symbol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n upper and a lower part forms one “gua”. Therefore, Book of Changes speak to 64 different such combinations, so there are 64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to giving the inquisitor an answer to his or her question. Adding some complexity to all this i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ua” is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question. For example, if I was questioning about my recent love luck, the 40th “gua” tells me I should not hesitate as persistence will bring me success. Whereas if my question was regarding my luck with trading recently, it tells me I will be able to make a quick exchange. We learned from this session that in ancient times all scholars would be equipped with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Book of Changes, unlike the students nowada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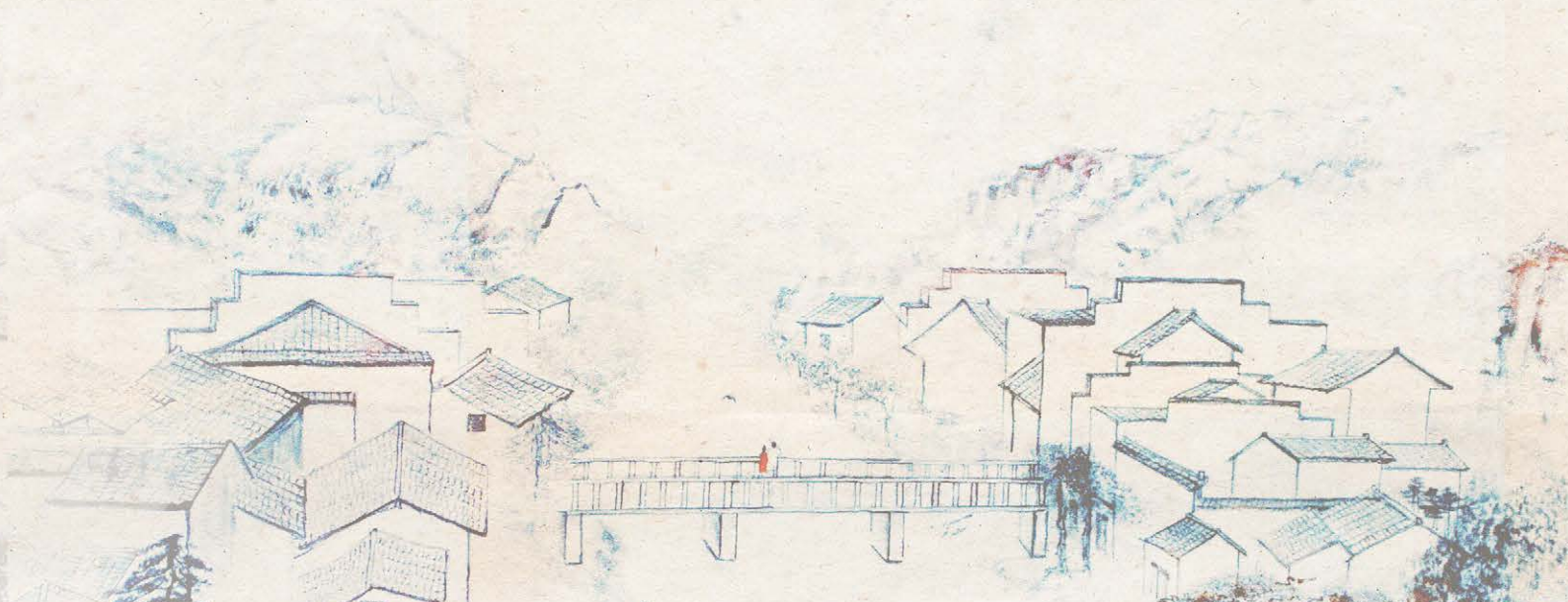
Mr Ronald Lam half-jokingly said that these scholars can then blame anything they advise the emperor on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o avoid getting beheaded! Because of this mini-exercise, I have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Book of Changes works, as opposed to only knowing that it

serves as a fortune-telling book in modern times. Another antique that I chose was the “Qingyun Road” composed of eight different inksticks. The road of Qingyun, as we know, refers to the journey of the pursuit of higher place in life. In ancient times, it meant the average student striving to become a scholar, quite akin to any university student nowadays in pursuit of a better future or career. Each of the inksticks is carved with meticulous details, and each of them depict the sort of hardship in the journey of studying on this road. Some sound gruesome, even. One of them shows the student wrapping his hair around the wooden rod in the hut, and should he accidentally give into sleep his bottom would hit the nail on his chair. If this contains even an ounce of truth, I am only impressed beyond words. It begs me to wonder what it would take for me to do this myself for the sake of staying up late studying. I suppose this speaks to the importance of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ancient writings and art. What a reading session. It opened my eyes to this branch of inksticks in Chinese culture that is an interesting blend of history, fortune-telling, and literature.



印象最深刻的徽墨

在最後一次的讀書會中，Roland 向我們展示了他一部份老徽墨及硃砂收藏品，並要求我們從中學習當中的典故，選出當中最喜歡的墨條。因為，我認識了「胡開文」這個起源自清朝的徽墨製作老字號，以及名震天下的徽墨名聲。在云云眾多的收藏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套刻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譽為「革命樣板戲」的八大樣板戲老徽墨條，包括《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龍江頌》、《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因為文物的價值就是在於它能顯示前人的生活面貌及訴說歷史意義及留下印記，而那一套八件的樣板戲老徽墨恰好就刻上新中國成立後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中，共產黨用來動員百姓的樣板戲，並在七至八十年代中製成，就其歷史價值上來說實在彌足珍貴。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全年計劃回顧及感言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修道明誠

二零一九年，填寫申請新亞青年學人，五百字原因期望一欄，寫上修道、責任……計劃完結，感恩能達到起初期望。更感謝計劃贊助者，所有導師、教授，調配安排各項活動的書院同事，每位共同成長的青年學人。

知識眼界增長、待人接物謙虛、個人興趣鞏固……是此計劃的給我的珍貴收穫。

整個計劃有接觸各種中國藝術活動的計劃，如讀書會認識中國墨寶、宋詞；工作坊涵蓋歷史、哲學、中文等範疇；實地考察香港歷史、中國文化……除了相關的知識、技巧增長，最重要的是透過與導師、教授、學人面對面、餐聚，或透過螢幕的交流，接收到其對知識的熱愛，對個人待人處事的態度，對我們的勉勵，這些都是珍貴的禮物。

即使過去一年裏，社會事件、疫症肆虐使活動多次延期、甚至取消，但我們都蹣跚地前進，嘗試重整狀態，繼續把計劃完成。青年學人計劃的目的是成就一個具全人發展的青年人，我們都知不簡單，如果能夠積極面對試煉，我們會變得更強壯、成熟。

學習中國文化，其實是學習一種待人、待己的態度。待人以禮、友愛，這一點我在計劃中透過與各導師和學人的相處，多少都能學習到。而個人心靈的修道，則需要在前輩的提點之

後，自我反思。計劃也給予多次這樣的機會，例如每次工作坊、讀書會前的預習，之後互相討論、交流，能啟發自己，遇到有興趣的，就主動去了解，並且發展成自己的興趣。能夠遇上中國文化，能夠遇到個人興趣，不是偶然，此計劃彷彿如無邊際的花園的一道門，門後多姿多彩、廣闊浩瀚。

一直以來，我都相信，修養，是使人成為一個「人」。而學人計劃，我視為一個修道、為學的機會，也的確啟發了我不少，包括對各種古今事情的眼界，思考問題的角度，表達能力……這些都可以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不能說參與計劃之後，能成「人」了，正如「明誠」，是一生的修練，我視此計劃為一個階段的成長。而未來，為學，修道，明誠將貫徹一生，作為一種責任。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游於藝。

我以為青年學人計劃，幾乎是這樣去培養我們的。

最後，對於新亞書院的歸屬感。喜歡新亞書院，這裏充滿先賢的教育理念以及前輩對後輩的循循善誘。「教育」是一個大命題，而且不簡單。孔子在春秋戰國社會政局混亂時，堅持以知識教化人；二十世紀三十、



四十年代，中國亦處於紛亂分裂局面，錢穆先生在香港見到許多徬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萌生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宗旨的辦學念頭，教育之路艱苦萬分，集行政教課工作於一身，辦公室晚上就是臥室。自後搬到偏遠鄉村租房，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立定講壇，舌耕不輟。對莘莘學子充滿關懷、寄望。他與一眾學者堅持到底，才有現在的新亞書院。

經歷時間洗禮，社會時代變遷，現代生活條件好像好了，但人並沒有好起來，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政局社會分裂，權力利益使人類、世界失去方向。以心育心的教育，變得可笑無稽。因而更感恩新亞書院能秉持初心，或許某些東西會變，但只要不忘記，前路就依然光明。榮幸能成為新亞的一份子，成為新亞青年學人，感受到以心育心的美好關懷。

最後用新亞校歌歌詞作結，提醒自己。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

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
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

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

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光陰荏苒，提交計劃報名表和參與面試，轉眼已是超過一年前的往事。還記得那時收到多封計劃的宣傳電郵，我蠢蠢欲動，最後報名參加。報名表有一欄着我們分享報名原因，這個我很清晰：我希望當一名中文教師，此計劃舉辦不同的文史哲工作坊和活動，邀請很多知名前輩來指導學員，正好擴闊我的眼界和知識，是裝備自己的難得機會。

計劃轉眼完結。雖然部分活動因社會事件和疫情而押後了舉行日期，但這一年，我的知識、眼界和其他能力，確實因而有所擴闊和提高。

我第一個參與的活動，是於去年暑假末舉行，以河南為目的地的「中國文字和青銅器發展考察團」。短短幾天，我們到訪中原地帶的鄭州、安陽和洛陽。我們終於能參觀在課本上讀到過的殷墟，看到大量青銅器和甲骨文，這些一直是學者研究早期文字的重要史料。我們亦到訪文字博物館，了解文字發展。參與這交流團，正值我大二開學前夕，而中文系二年級的一科必修科，正是文字學。老師在課上鼓勵我們多看與文字相關的古物或到訪博物館，這趟河南之旅，正好讓我預先得到相關的寶貴經驗。

完成中文系二年級的課程後，我和其他學員獲安排參與何文匯教授主持的平仄對聯工作坊。何教授在工作坊講解平仄、聲韻和寫作詩文的注意事項。那兩場工作坊很精彩，何教授

邊向我們講解，邊邀請我們即場調聲和找出對聯的錯處，讓我們活學活用，又邀請我們創作對聯，由他給予評語。有不明白的地方時，他亦歡迎我們提問。我三年級第一學期就有一門音韻學的必修課，這兩場工作坊正助我預早了解相關知識！

文史哲密不可分，要好好理解中文，就得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有一定認識。在計劃中，「史」有黃浩潮校董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午餐會，「哲」則有吳啟超老師的「中國哲學工作坊」，均讓我接觸到中國史學和哲學之基礎知識。黃校董教導我們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提醒我們研究的重點在於處理史料，調整了我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認知和態度，對我理解時事和研究其他學科亦有所啟發。吳老師的工作坊以「中國哲學：心之靈」為題，從儒、道角度說明新亞校歌歌詞「心之靈」的涵義，過程中論及儒、道兩家學說甚至中國文化的重點，使我加深了對兩家思想的了解。

不得不說的，當然是林子超先生為我們預備的四次讀書會，內容遍及中國文化的多個範疇，從古人古物古書談到近代文化人，亦對我們為學和做人有多番苦口婆心的叮嚀。四次讀書會擴闊了我在中國文化領域的視野，大大增長了我的中國文化知識。

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林先生今年新辦關於徽墨的讀書會。那是林先生預備的第四次讀書會，他原想



面授舉行，以便讓我們能親睹和親摸徽墨——一些由徽州出產，上有不同雕刻的墨。惟隨着第三波疫情突然爆發，加上林先生家中遇事，這次讀書會連番改期。最後林先生為免再作改動，抱病主持這場兩個多小時的網上讀書會。還記得這次讀書會前夕，有學員感歎林先生分享給我們的徽墨，每一個的內容也很豐富。是的，這次討論內容遍及中國古今人物、文獻、文化、歷史等，林先生甚至借購買徽墨的經歷，跟我們分享到從商之道。在廣闊的世界中，我們實在渺小，所知的實在有限。

計劃內容亦不止限於中國文化。吳明林先生的演講工作坊，傳授我們實用的溝通和演講技巧，對我們將來於職場的表現有一定幫助。一次我有機會旁聽一場會議，聽到一名參與者滔滔不絕，有條不紊地發言，我頓時想到，這不也是演講和表達技巧的應用嗎？這一課於學習和日後工作，實在重要！

能獲選為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學員，得到這麼多資深前輩的教導，我感到十分榮幸。林先生和太太黃靄兒校董為培育我們，付出很多資源和心血；各位前輩在百忙中抽空，又花心思預備材料，循循善誘，耐心教導我們這千位學員；書院同事亦為我們打理各項事務和預備場地……由於不同人的付出，我們這一班學員才能得益！我只是一個本科生，仍蒙林

先生、黃校董和各位師長前輩花這麼多時間和心力培育我們，實在非常感恩！



昔日與其他學員在河南博物館遊覽的點滴，仍歷歷在目，然學人計劃已倏忽到了完結之時。今年的學人計劃一波三折，在參觀慈山寺和到河南考察後，突發事件和疫情先後導致一些活動要延期舉行。部分活動，包括推廣中國文化之年度活動更被迫取消，甚為可惜。在疫情下參與活動，也讓我別有一番感觸。

我起初抱着希望了解更多中國文化、結交一眾同樣熱愛中國文化的同儕而參加學人計劃。一年過後，我認為我所收穫的遠比預期多：我不但從多個方面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學習到不同技巧，更明白到許多人生道理，結識了多位莫逆之交。

眾多工作坊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吳明林先生的「演講及司儀技巧工作坊」。過往我對當眾演講略為膽怯，主要因為不清楚自己能否打動觀眾，吳先生則在工作坊中分享他多年來的演講經驗，提醒我們演講的重點正是「傳達意念、直面觀眾」，要對自己演說的內容抱有熱誠和信心，更要記緊演講重點，爛熟於心，從而拋去講稿、與觀眾有更多眼神接觸，才能打動人心。吳先生更以喬布斯在大學畢業典禮的結語「追求夢想，如饑似渴；堅持信念，若癡若愚」勸勉我們。吳先生之言猶如醍醐灌頂，令我恍然大悟，演講前根本不需憂慮，反而要盡量思索自己想帶出的信息，如何令那些信息清晰易明，令觀眾感同

身受；事前過多的躊躇，不及立即去做來得實際，我所缺的或許正是這「聞斯行諸」的精神。在第二節工作坊，我更能嘗試即席演講，雖然有許多未能盡善盡美之處，但也開始明白應如何表達自己、感染觀眾。另一方面，從其他學人有關個人抱負和經歷的演講中，我深受他們面對挫折時的態度和價值觀所感動，更明白到演講的渲染力和重要性。我相信這些技巧對我日後的學習及工作大有幫助。

多場讀書會也讓我受益無窮。林先生精心為我們擬定不同主題、材料廣泛的閱讀材料，包括儒家典籍、碑文、徽墨和記錄片等，甚為有趣，亦讓我明白中國文化其實俯拾皆是，除了紙本文字，畫作、文物或建築的背後也有故事。各場讀書會中，我最難忘的是有關蘇軾的讀書會，蘇軾人生坎坷，數度被罷官、貶斥，若是常人，可能早已自暴自棄，而蘇軾不然，反而繼續抱持樂觀的人生態度，「一簣煙雨任平生」，隨遇而安。他亦苦中作樂，在有限的條件中發明美食，如東坡肉、東坡餅等。更重要的是，他不計身份，與農民打成一片，真切地關注民生。他的處事態度發人深省，也讓我想到，雖然今年的生活被疫情打亂，只能留在家中上網聽課，但也能讓我們從原本忙碌的生活中獲得喘息空間，有更多時間閱讀書籍，或鍛煉廚藝等。換個角度思考，難以接受、忍受的事物也有其意義。了解更多古人的思想和生平後可以發現，他們的



想法或經歷對時下的人也有啟發之處。讀書會正是與古人對話，使人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最後，我衷心感謝這個計劃，它給我很多難能可貴的機會，使我能向林先生和多位老師學習，並獲得大量與他人交流和實踐所學的機會。此外，這個計劃也讓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學院、科系的同學，雖然大家的主修科目不同，但對中國文化都有濃厚的興趣。有時活動結束後，覺得意猶未盡，便會留下來與他們繼續討論，大家從不同學系的角度提出觀點，竟也碰撞出更有意義的火花，也讓我得以從更多角度，例如怎樣結合傳統與現代以推廣中國文化等，思考中國文化的內涵與形式。即使今屆學人計劃已經完結，但我相信大家會一直保持聯繫，汲汲學習和交流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



以畢業生身份參加新亞青年學人，令我重新思考新亞精神於我的意義，以及新亞精神如何影響自己對往後人生的想像。我常常想，雖已走進「社會大學」，但新亞精神應能順應時代不斷更新，即使城市改頭換面得令人陌生，仍不會褪色。但怎樣的人生態度和待人處事才配得上「新亞人」的名銜？每當回想數年來的大學經歷，我便倍覺感觸，因為這些年來真正讓我珍而重之的，是「新亞人」這個身份。

「新亞人」盛載的不只有書院的歷史，還有創校先賢在艱難時代中仍然堅持保存中國文化的使命——他們相信中國文化具不變的價值。在人生中找到自己想要守護的信念，並且義無反顧地追求，也許是我們都想看到的畫面。由於「新亞青年學人」的身份，我感覺每一次活動都好像在提醒我們什麼是「新亞人」，怎樣才能做一個「新亞人」，使我們理解自己在歷史面前的義務和責任。正如新亞學規所言：「完成偉大學業與偉大事業之最高心情，在敬愛自然，敬愛社會，敬愛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新亞精神對人的肯定，使我們能夠安身立命，因為我能否達成我的人生目標——做個有道德的人，由我主宰，任物質生活顛簸，也無損我們的人生。新亞精神能夠在我們的生命裏紮根，是再真實不過的東西。

由於社會事件和疫情的影響，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舉行活動時面對很多不確定因素。一些活動如書法工作坊和部分讀書會，都無奈要取

消或未能面對面進行。計劃趕不上變化，並非每個活動都能如願以償地舉辦，在起起伏伏的疫情下，走過希望與失望，大家一直在互相體諒和包容的過程中好好認識彼此。雖然一整年間和其他學人的見面機會不多，曾試過相隔數月才再見到大家一面，但這也衍生一份珍惜，也許在風雨交加的季節下，得知相識的人安全和健康，已是生活中值得快樂和慶幸的事。

錢穆先生談新亞精神說道：「本來所謂精神，是看不見摸不到的。若要具體而確切地指說什麼是我們的所謂『新亞精神』，總不免反而要覺得不恰貼、不完備。所以，我們覺得像有這一番精神是對的；而我們苦於說不出這一番精神究竟是什麼，這也不是對的。我們只能在我們內心，覺得有這麼一回事，便夠了。」「『新亞精神』，決然應該另有一番更深的意義，而非僅僅指的是吃苦奮鬥那一易事。而是在吃苦奮鬥的過程中，更易叫我們體認得這一番精神之存在；但我們也不該便認為我們的精神只在這上面。」

而回看風起雲湧的一年，重新思考新亞精神，真是唏噓不已，正如創校先賢當年面對重重難關現實打壓時寫下：「我們今天的處境，正如拖著一個久病的身體，但偏要立意寫一篇文章；而且是一篇好文章。我們此刻正在扶著病寫，我們更想把此寫文章的一番努力來扭轉這病狀，那非是有一段精神不可的。」

我想，「新亞精神」是有如校歌所說，「手空空，無一物」，而偏要

「千斤擔子兩肩挑」，那是需要無比的氣魄來相信下去。「新亞精神」仍然存在，但確實起了深微的變化。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外在環境和物質條件已與新亞初創時完全不同，今天「新亞精神」最可怕的敵人，是環境安定所帶來的懈怠和麻痺，這是王陽明所謂的「心中賊」。去除外在的賊難，但管好心中賊更難，在精神持續被衝擊和折騰的時代，但願我們都能堅定不移的相信「新亞精神」。

最後，我要再一次感謝書院、黃靄兒校董和林子超先生給予機會，讓我成為新亞青年學人，讓我擴闊視野，認識自己，理解「新亞人」這個身份的意義。亦要感謝一眾導師的教導，以及書院職員的支持。能夠在大學生涯中似懂非懂地參與這個富有意義的計劃，確實在我的人生路上留下難忘的記憶。

畢業時候已到，只想再說一句：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域外龍兒歸故土，應憐宿命究將臨。
百年風浪嫌灘淺，一夕寒冬覺海深。
聚室猶能將酒酌，偷閒尚可把詩吟。
如今方寸都難保，閭巷不傳光復音。

在平仄對聯工作坊裏，何教授談及九龍寨城公園中他所寫的其中一副對聯：「西母不能臣，域外龍兒，幽恨敢隨孤夢去；離人應已老，村中燕子，多情還覓故城來」。當時心有所感，便借「域外龍兒」四字開頭，寫了一首七律。動筆寫青年學人的全年感想，發現這首小詩也頗能形容這一年來的經歷，於是便獻醜置於文首。自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以來，香港便無寧日。踏入今年，又復疫癘肆虐，人心惶惶。部分學人計劃的活動或延期或取消，殊為可惜，後來多個活動雖以網上形式補辦，但螢幕畢竟對交流溝通造成了隔閡，這些遺憾是無法彌補的。想到流年虛擲，歲月蹉跎，加以社會動蕩，亂象未息，更不勝唏噓。當初覺得身為大學生，要嘗試過在時代的浪尖勇闖激流，才不枉此生；如今在歷史關口前徘徊流浪，卻又惴惴不安。香港經歷百年風浪，尚未曾似如今泄氣，一夕之挫敗，便覺命途多舛，心灰意冷，誠為可嘆。

而尚可慶幸的是，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亂世中保守了一個交流學術、自由隨心的地方，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得以讓我們暢談中外，縱論古今。林子超先生之用心擘劃，諸位

教授、老師之誨人不倦，書院同事之奔走勞碌，共同構築了這一個風雨下的小屋棚，以詩酒為伴，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的日子，令人難忘。各位青年學人來自「五湖四海」：大Emily是準醫生，紫敏、華姿來自藝術系，Ivan、可人出身理學院，Christine修讀政治，還有Mia、細Emily、Christy幾位修習文史的同窗，各種思維、閱歷、知識的激蕩交流，真是不可多得。良師益友的扶持互勉，點滴在心。時局維艱，更覺難得。

中文系網上迎新營之時，同屬新亞書院的余師兄分享對新亞書院的看法，他說新亞書院自建校以來，便無一刻不身處於政治漩渦之中。校慶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揚、余英時以民國紀年的畢業證書、台灣對新亞書院的資金援助，諸多展現新亞書院與政治風波之密切關係的細節，不能盡錄。新亞精神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發芽、茁壯，而新亞書院亦勉力撐持，至今不倒。「昔日的新亞書院，不也像今天的香港嗎？」作為新亞青年學人，對於了解書院使命、弘揚新亞精神的責任，始終未敢或忘。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如今人們覺得早已死去的新亞精神似乎又可以從歷史中脫胎，以現在的香港作為載體，重新活過來，化作護花之春泥，滋養香港這一片本就乾涸、貧瘠的文化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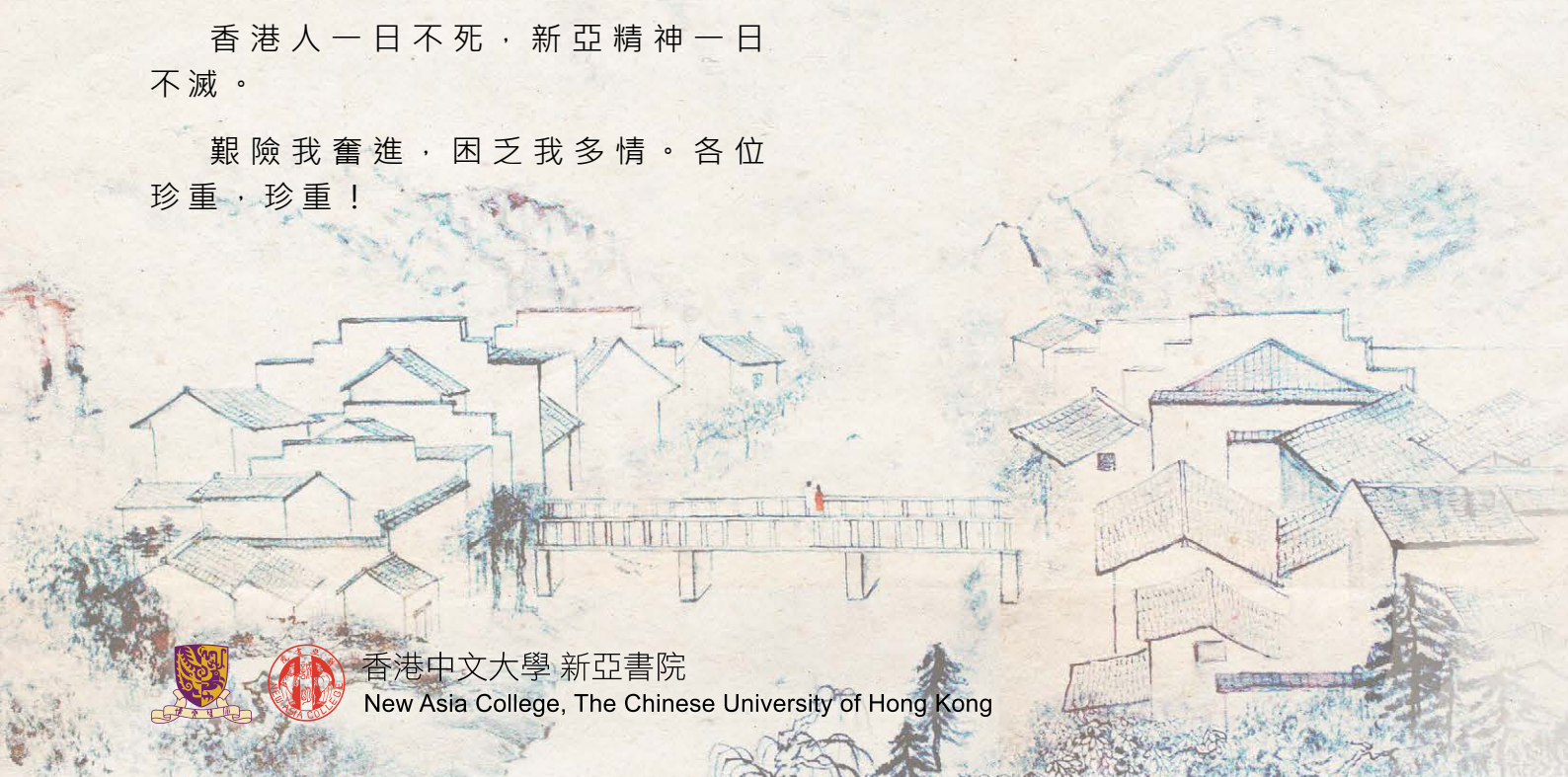


我常覺得香港處於一種離根的狀態，自香港被稱作香港，便處身在殖民的語境之下。身份認同的建立、文化價值的構築，無一不與西方文化息息相關，偏偏我們受中華文化數千年入骨的影響，與其說香港兼容中西，不如說香港不中不西。新亞書院座落於香港，花果飄零，為香港種植靈根，是它的歷史使命。最近香港重新重視「尋根」，新亞精神似乎可以是一個尋根旅途上的中轉站，一個暫時的歸宿，而我們背負着「新亞書院學生」、甚或「新亞青年學人」的名銜，似乎又多了一份責任。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既有關於中國文字與青銅器的河南考察團，踏足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亦有香港的本地文化探索，訪尋城市角落的歷史痕跡。龔自珍說「踏遍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我雖沒有龔自珍的閱歷，但這份鄉土情懷，是人所共有的。新亞先賢的復興大業，不也以這份單純的鄉土情懷作憑依嗎？

香港人一日不死，新亞精神一日不滅。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各位珍重，珍重！



一年級下學期某個夜晚，我在電腦上瞥見新亞青年學人的電郵。細看計劃介紹，當中的讀書會、文化工作坊、考察……一切皆是我渴望在大學生活做的事情。早在高中時，我已憧憬在大學遇到一群愛學習的朋友在治學、做事上互相砥礪，閒時則聚首圖書館或咖啡廳，就古今知識侃侃而談。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大一的我與這理想相距甚遠。看見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時，我不願再任由機會溜走。我渴望成為新一屆學人的一員。翌日，我不假思索地交了報名表。遞交表格時，我甚至下定決心，若今年未能入選，那我就多用一年裝備自己，來年再報名。

感謝新亞書院，感謝林子超先生和黃靄兒校董賜予我如斯珍貴機會，讓我有幸參與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猶記得五月初見，大家腼腆少話，林先生則親切地問候我們、熱情地分享他的人生經驗，讓我們漸漸放下初見的尷尬，開始與彼此聊起天來。初見之日，交流時間雖不多，但在那寥寥數語之間，已能感受到學人們求知若渴，更感受到林先生對學人們的熱心。

不料，一個月後，香港風雲變色。我們期待的學人活動，也面臨許多變動與挑戰。感謝書院細心安排，讓我們安心地踏上河南考察之旅。無緣隨丁公學習的確是一大遺憾，但整個旅程仍是知識與友誼並收的美好回憶。

在車廂上，林先生鼓勵我們善用時間與彼此知性交流，不知怎地，學人們開始了玩詩詞飛花令。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把腹中詩詞誦讀出來。我們深知自己的學養遠遠不足，幾句詩詞歌賦不過是班門弄斧。可是，在社會漸次不重視文學，甚至視吟詩作對的人為「異類」之時，這裏的前輩鼓勵我們嘗試，同學們主動地分享，共同創造了一片學習的淨土。又記得，每次來到新的景點時，前輩們總興致勃勃地進入景區，細心地聆聽導遊講解。我氣喘吁吁地跟在後面，心中滿懷敬佩。黃浩潮校董與他的太太早已滿腹文史經綸，但他們絲毫沒有以一生學問自居，而是虛懷若谷地吸收新的知識。林先生與太太黃靄兒校董本非學術圈的人，但他們對文化、文學的愛好比中文系本科生如我更熾熱！他們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學習中國文化，體會尤深。是次考察團中，林先生伉儷已到訪過許多景點。每次下車，他們都興致勃勃地領我們看珍品，把景點與博物館藏品的故事給我們娓娓道來。他們是我們的榜樣。渴望在某年，我也會如他們般找到一份與自己事業截然不同的興趣，滿懷熱忱地投入在其中。

四日三夜的旅程完滿結束，當中經歷的一切就如提綱挈領般預示了學人全年活動。旅程後，社會繼續飄搖動蕩，今年更不幸遇上肺炎疫情。本來對活動熱切的期待，仿佛都被對時局的擔憂悄然蓋過……



■ 梁慧賢 (大 Emily)

Upon my acceptance to CUHK, one of my first tasks was to rank my choices for a college. I remember what I read on New Asia College website appealed to me in a personal way that no other college did. It doesn't just breathe history as one of the four founding colleges, it was also the only college that shared a deep conne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t advocates for this education to all its students through a series of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also different programs. And the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NAYS) program quickly caught my eye. I thought to myself, as I read through the previous scholars' sharing - I must try out for this program.

There are far too many compelling reasons to join such a wonderful training program, but to me personally, it is the calling for reconnecting with my roots. I had spent 10 years living overseas before pursuing school again in Hong Kong; while there I tried to maintain cultural connection by teaching free Mandarin classes to my high school peers and later became a volunteer translator for a free medical clinic that served mostly non-English speaking, new Chinese immigrants. What this means is I had unfortunately missed out on a valuable journey of learning Chinese history in secondary school like other Hong Kong students. My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at the time, was limited to watching Chinese antique shows, appreciating tea leafs with my Beijingsese uncle. Now at the end of my one-year training at NAYS, I am eternally thankful for my experience and the new breadth of knowledge. My regret of missing out in early years is remedied.

One of my fondest memories was the annual trip. It was there in Zhengzhou when I first had a chance to converse with our sponsors Ms Michelle Wong and Mr Ronald Lam and learne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pursue and perfect your side interests apart from your own career. Till this day I reflect on this advice from time to time and hope I can achieve this someday. From the meritorious Henan Museum to the richly informative discovery place of oracle bone script to the magnificent Longman Grottoes,

my mind was blown away in shortly three days. There was never a dull moment. There was also never a moment when I stopped scribbling away on my note paper, as Mr Lam and our tour guide shared their historical insights.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trip that I got to know the other nine scholars. All of them are the epitome of their own majors: art histor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istory,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y are constantly shar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class with me, sometimes to clarify my misunderstandings or fill my gaps in knowledge. Heck, even the math major in our group can spew Chinese poems and beat everyone else in the group during the trip! Since then, I know I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eir passion. Being alongside them I finally understood the incredible value of exchanging dialogue with people who think and see differently from you. The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is immeasurable.

Every activity from then on, whether it be about historical analysis, Confucian reading, poetry writing, or antique sharing, is like drinking a refreshing glass of wine. I start with zero knowledge but an eager heart to learn.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wine is or where it is from, my palate is always trying its hardest to taste every sip's texture and my mind dances with its complexity. Every swirl, like every NAYS activity, has delivered inspiration. I feel fulfilled after every activity, for the knowledge gained and experiences built. Furthermore, my appreci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has grown. The word "scholar" does not just embody someone "drinking from a mountain of knowledge" but also "perpetually seeking that mountain of knowledge because one values it", and NAYS has groomed me into that.

I'm forever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generosity of our sponsors, academics, speakers, administrators who have made this program possible and my fellow scholars who have opened my mind to infinite stimulation. I can graduate from CUHK this coming year and proudly say I was once a New Asia Young Scholar.



■ 麥麗盈 (Christ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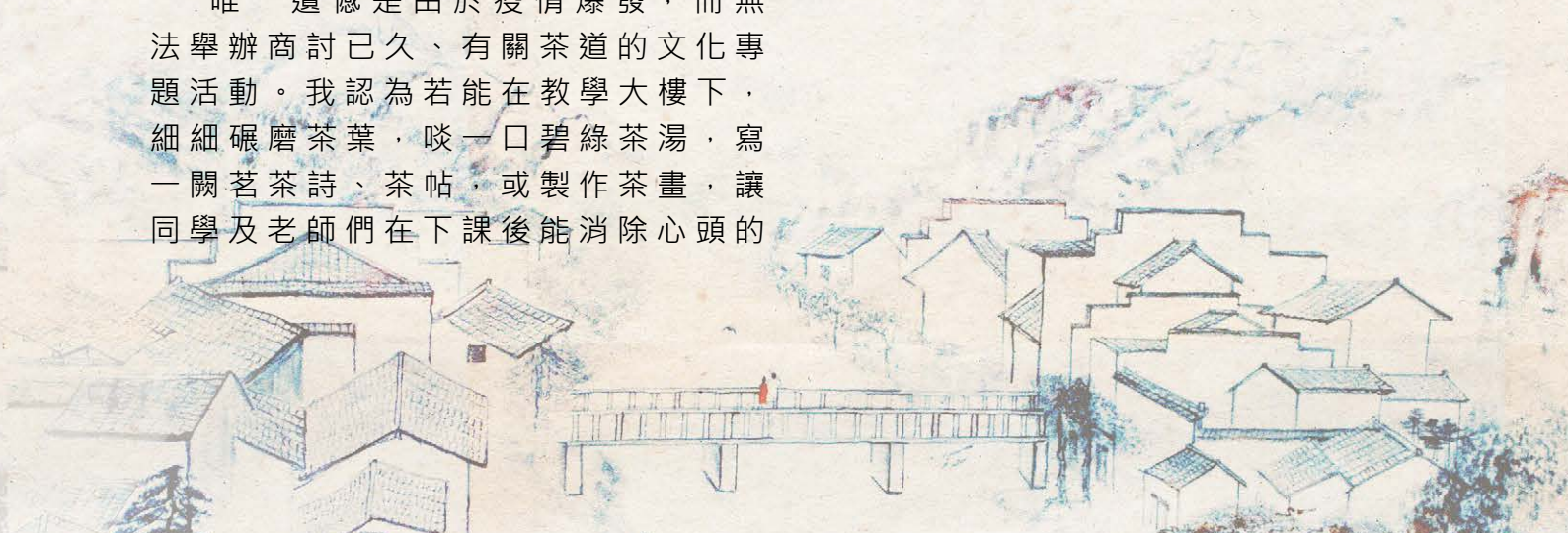
非常感謝能有此等寶貴的機會參加新亞青年學人，它令我重執對中國文化的熱誠，又使一顆漂泊流浪的心能停泊在廣闊深厚的中華文化上。由上年年尾到今年中，香港社會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不安負面的情緒就如翻滾漲湧的潮水鋪天蓋地侵襲我，使我疲憊不堪喘不過氣來，但慶幸我參加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林子超先生 Roland 及一眾前輩學者以他們中國文化知識、學問、人生閱歷和智慧，給了我一個擺脫世俗紛亂醜陋的機會，讓我尋找到一個知性上的寄托。我還因此開始培養寫書法的興趣。

蘇軾超然物外和灑脫樂天的詞；孔子《論語》中為人求學之道；道家對星相玄學的形而上的追求和民間神話傳說的美好；香港本土名人事蹟與喪墓規格的講解；徽墨的含義與不同商人的買賣風格；歷史學家的治學態度及其對歷史真相的嚴謹追求；發表演說的精深技巧……這一切都帶領我一步步走進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當中，同時又令我結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夠在繁囂的生活中，與投契的好友在星空下把酒言歡，談談詩詞典賦，歷史趣事，夫復何求！

唯一遺憾是由於疫情爆發，而無法舉辦商討已久、有關茶道的文化專題活動。我認為若能在教學大樓下，細細碾磨茶葉，啖一口碧綠茶湯，寫一闕茗茶詩、茶帖，或製作茶畫，讓同學及老師們在下課後能消除心頭的

困擾，一解上課的疲倦，偷得浮生半日閒，笑笑說說後能繼續有動力工作，亦是一樁美事。

盼望來年的新亞青年學人能秉承前人之志，繼續宣揚及推廣中國文化，而我學習書法的興趣也會長久維持下去。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一屆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終於劃下句號。回想起當初知道這個計劃的時候，我是懷着一試無妨的心態來報名參加的。雖然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定的興趣，但我以往對此並沒有深入認識。而且，我知道新亞書院裏有許多同學研讀的學科與中國文化相關，他們對此的理解遠較我深入。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遞交報名表格，希望自己有幸被挑選成為新亞青年學人的一分子。在面試的時候，我自問表現得不太理想，對評委們的問題也不能提出獨特的見解。相反，同場參與面試的另外兩位同學，表現相當出色，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更是讓我欽佩。當時，我並不指望自己能夠入選。

後來我收到通知，得悉自己最後居然被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取錄了。當時我真是既驚訝又高興，也十分感謝評委們對我的信任。於是，我在新亞學人的經歷便正式展開了。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我與另外九位學員一同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項活動（當時與我同場面試的兩位同學也成了學員）。在八月份，我們一同前往河南考察，遊歷了該處的各大博物館和古蹟。此外，我們也組團參觀了慈山寺和黃大仙祠等與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的地方。除了實地考察外，此計劃的各位導師也在研習班和讀書會上與我們慷慨分享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知識。

計劃不但有優秀的前輩導師，其他學員也是相當優秀。他們雖然修讀不同學科，但各人對中國文學和歷史也有不少認識，且具備領導才能和文化修養。在考察團和研習班上，我們時常討論各種議題，當中往往涉及深入的專門概念，使我感到吃力。此時，他們相當樂意為我解釋這些概念的含義，幫助我理解討論的內容。在別的地方，我很難找到這樣的一群人，能聚在一起討論和分享對中國文化的見解。

有時候，我也會因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不足而感到煩惱，因為這使我未能完全吸收計劃導師們分享的內容，有時也跟不上其他學員的思維和討論。我亦曾懷疑自己是否浪費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珍貴名額。不過，我相信我也確實在這一年的學習裏得到重要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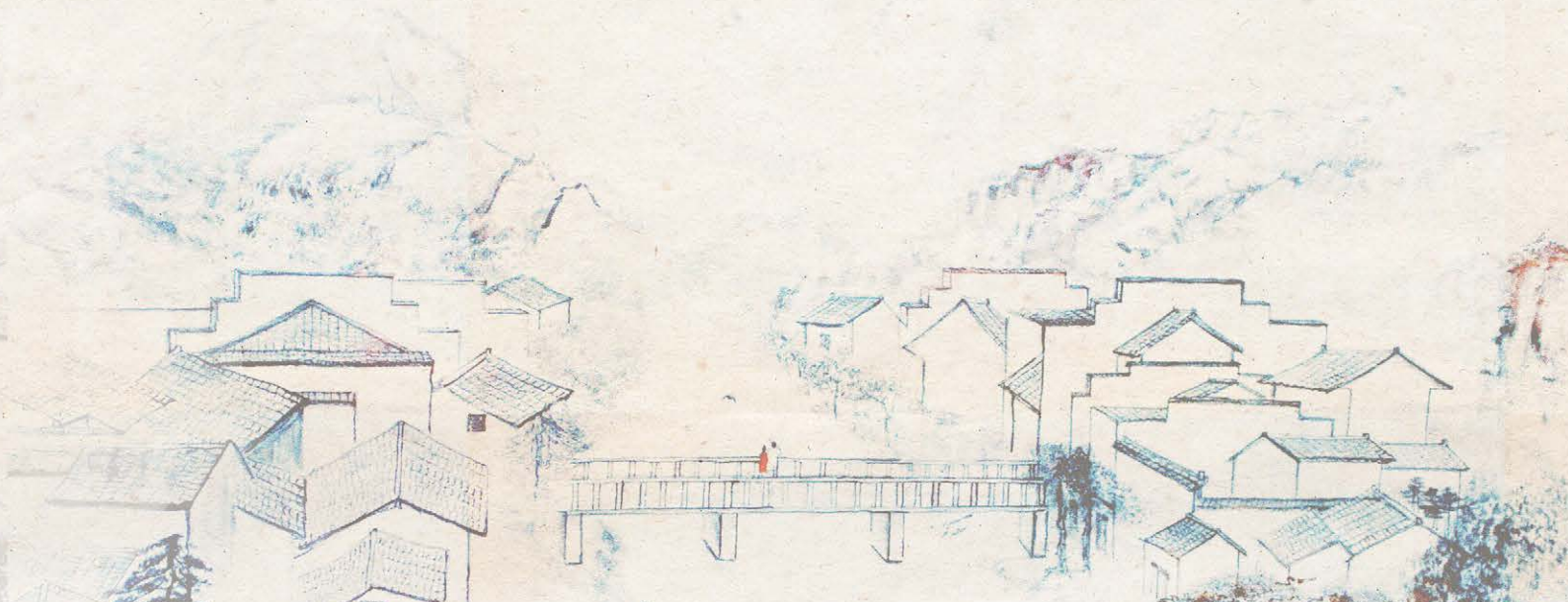
首先，經過考察團和各個研習班後，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確實增加了。除了基本知識外，各位導師也與我們分享了他們自己的人生經驗，有助我在未來的道路上作出更正確的選擇。更重要的是，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使我對中國文化更有興趣。雖然現在的我對中國文化仍有很多不解的地方，但我日後仍會繼續努力，精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在中大各個書院當中，新亞書院的中國文化氣息最為濃厚，也最能體現傳統國學的精神。新亞書院



的學生們都會修讀書院通識課程和參與文化講座，同學的中國文化知識基礎比較好。而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可說是書院基礎課程的延伸和拓展，幫助我們這些有興趣的同學，更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化。我非常慶幸自己能在大學生涯裏參加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在這裏，我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回憶畢生難忘。

最後，我要在這裏感謝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贊助人林子超先生和黃靄兒校董。在他們兩位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這一年的經歷才得以實現。我也感謝各位導師的悉心教導，以及書院同事對我們的照料。由於所有人共同努力，這一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才能順利完成，雖然我在計劃的旅途已然結束，但我對中國文化的追求並不會就此停止。相信假以時日，我終能無愧於「新亞青年學人」的名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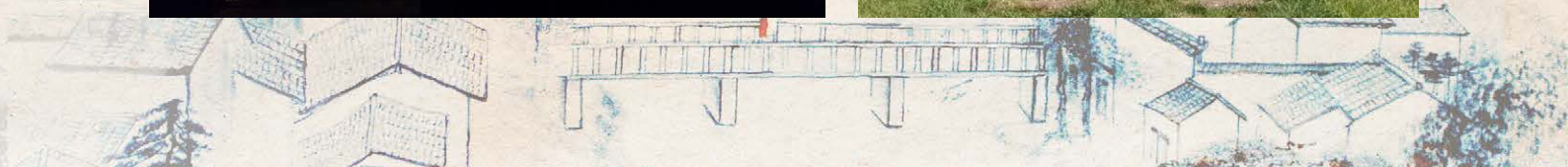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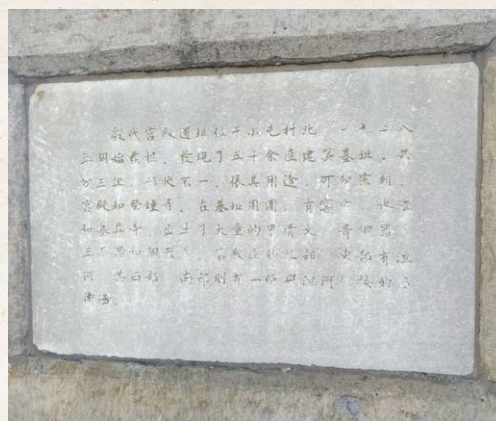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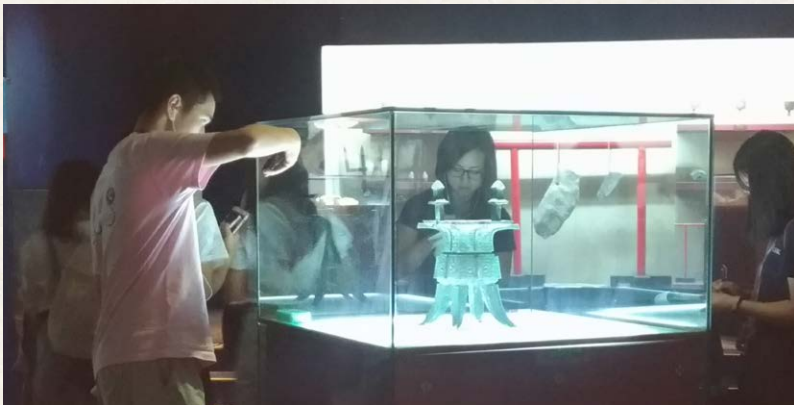
考察團花絮 （相輯）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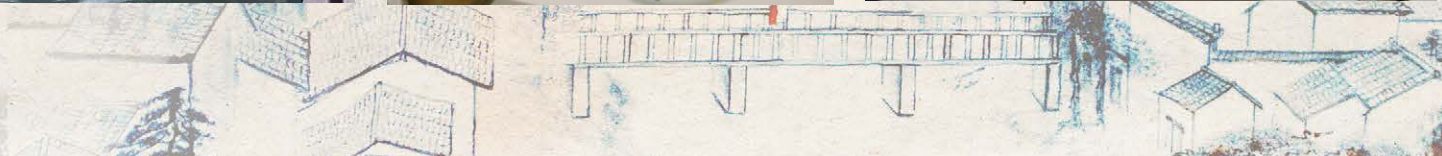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9/20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七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電話：3943-1963

傳真：2603-5418

電郵：jeanluk@cuhk.edu.hk

網站：www.na.cuhk.edu.hk

Facebook：@NewAsiaCollegeCUHK

Instagram：@newasiacollege

如欲查詢本計劃，請聯絡本院院務主任陸敏聰小姐：

電話：3943-1963

電郵：jeanluk@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